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五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_臣汪彥博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_臣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騎常侍卒也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善曰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掾善本無掾賢良方正徵為太子舍人

尚書郎野王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

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向曰野王縣令也

中書郎南陽相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東武帝第家艱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濟曰同善注

乞還

善曰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葵良曰家艱謂父母憂也

頃之選為太子

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善曰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

在人上故曰崩翰曰僕太子宮世祖武帝也

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善曰天子惠帝也銑曰天子惠帝也班次也言以次而任非擢材也

春秋四十有九元

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

作誄曰

向曰延喜里名湛所居處

禹錫玄圭實曰文命

善曰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

名曰文命

濟曰堯賜禹玄圭

克明克聖光啟夏政

善曰

彰成功文命禹名玄黑也

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偁陽光啟寡君良曰啟開光大也言禹有明聖之

功大開夏之政教禹初封夏為侯遂為氏也

其在于漢邁勲惟嬰思弘儒業

小大雙名

善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藉班固漢書述曰世宗繼繼思弘祖業漢書

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

夏侯之學翰曰邁猶立也漢朝立功則有夏侯嬰思
廣儒術則夏侯勝及族子始昌故時稱大小夏侯之書

也顯祖耀德牧究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善曰王隱

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
耀德不觀兵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

文王有聲銑曰湛祖威歷荆兗二州刺史父莊淮南
太守有聲謂名譽也淮水名岱山名並在淮南之分也

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玉振善曰孔融薦

辭聘辭班固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
者金聲而玉振向曰英英美也灼灼盛貌辯美辭也

摘舒也藻水草有文言文詞如華之繁如玉之振也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

績列素點絢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
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

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
分何謂也子曰續事後素鄭玄曰續畫文也濟曰隨

隨侯珠和卞和玉續繡也絢文
彩也言湛文章如珠玉錦繡也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善

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
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良

曰威儀表也德
行裏也測度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善曰論語子曰文

徒空也吾
生謂湛也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善曰莊子子綦曰其寐

曰唯我與爾有是夫銑
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善曰孝

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
於立身向曰逮及也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善曰漢

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
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

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
濟曰承事也
子之友悌和如

瑟琴

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良曰友悌兄弟也琴瑟言聲相和也

事君直道與

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善曰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
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
翰曰言德高不可為偶

如曲高難為唱和矣然
我終復慕賞爾德音也

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

皇輿乃徵

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
陸其羽可用為儀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

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
有道徵也
銑曰厲整也言整翼以為羽儀也初升為

太尉掾古之招士以弓輿
車也徵為太子舍人也

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善曰典
引曰巡

靖黎蒸向曰贊助也兩宮謂從太子舍人忠節允著
轉為尚書郎外宰謂為野王令黎蒸皆衆也

清風載興

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濟曰允信著明載起也清風謂內外俱有美化也決

央彼樂都寵子惟王

善曰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

良曰決大也樂都南陽也寵光也

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

南陽

善曰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翰曰簡選

良善也喉舌納言之官也相爾南陽謂為南陽王相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善曰左氏傳祁

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銑曰惠愛訓教也不倦不辭勞也視人如傷恐失

所乃眷北顧辭祿延熹

善曰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向曰自南陽辭祿故北

顧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二紀于茲

善曰呂氏春秋牛贊

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濟曰余自謂也事

職也十二年曰紀言湛與岳俱不仕至湛死時二紀於此也班白攜手何歡如之

善

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良曰言二人俱鬢髮班白相攜為歡也居吾語

汝眾實勝寡人惡雋異俗疵文雅

善曰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眾之

勝寡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良曰寡少惡憎疵病也言小

人眾賢者少是眾勝少也時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善曰曹子

建與楊德祖書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銑曰揚子雲

才高位下為執戟賈誼博達投
於長沙此皆時俗憎疾之驗
無謂爾高耻居物下曰

勿以自為高耻居人下也自
居吾已下皆岳誠湛之辭也
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

歎曰道固不同
善曰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
不相為謀濟曰洗然迴情貌言承岳之誠
迴情易容歎息而對云已道與時固不同也
為仁由已

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
善曰論語顏淵問仁孔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

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
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

何去何從
良曰蒙不知貌言為仁者之行由已
不曲求無知之人則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
莫涅

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善曰論語子曰不
曰堅乎磨而不磷

定四庫全書
文選
五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尚書曰正色率下 翰曰緇黑磷
薄也言萬物染者皆黑磨者皆薄子獨不變常節於屈
而能申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 善曰
志也 論語

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
致其身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
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銑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言雖不見用猶致身極
諫獻可廢否盡規 諫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
法以愛天子也

承華

善曰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諫言聲
類曰讜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

叔奉轡漢舊儀有承華廡 向曰讜正也嘉善
也僕太子官也儲皇太子也承華東宮門名也 先朝末

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闥出光厥家

善曰尚書曰道揚末
命 濟曰先朝武帝

也末命臨終之命也列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我聞積聞門也卿大夫稱家出光其家謂為南陽相也

善神降之吉

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其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宜

享遐紀長保天秩

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良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

祿秩也

如何斯人而有斯疾

善曰論語曰伯牛有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曾

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

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尚書

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也

知命湛四十九卒年未至知命也

惟爾之存匪爵而

貴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

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羣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甘

食美服窮滋極珍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臧榮緒
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
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禪復為襲
銑曰同善注錫賜類善也言湛以薄葬之禮賜其子以
為善也襲衣簡選也器棺槨也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

葬善曰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
致及病且終曰吾欲贏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簡服
亡焉向曰拔出也言誰能出俗盡滋味為養復誰
能如是養生而能崇薄葬者言湛達死生之分也淵

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

善曰班固揚雄
述曰淵哉若人

實好斯文濟曰條暢通達也
傑立操志困疾彌益亮明也

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

亡永訣逝者不追

善曰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
載柩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

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顯孫師有容體姿質鄭玄毛詩箋云佳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良曰柩輅車也祖送也言容儀體質長歸泉壤也訣永別也逝往也言此往不能追而及也望

子舊車寬爾遺衣幅

被幅

抑失聲迸涕交揮

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

聲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弓碑曰巖藪知名失聲揮涕翰曰望湛所乘之車所

服之衣幅抑哀憤也迸散涕淚揮下也

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

善曰

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乎銑曰慟變容貌言我不為湛慟

當使誰為之也

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凝勁風淒急慘爾

其傷念我良執

善曰周易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

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向曰襲及凝結勁紫也言感時遷變慘然傷於湛也良執猶良朋也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善

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濟曰素故前思也孤湛子也言適湛故館撫湛之子與之同泣也

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善曰賈逵國語

注曰弭忘也良曰前思謂平生所思也弭止也後感謂其孤子也仍重也逝往也言我徒積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

馬汧督誄

并序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敷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

之翰曰馬敦為汧督為氐羌所攻執節苦戰而存汧城為州司所嫉發憤死於獄中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

又肆逆焉

善曰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

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人銑曰元康惠帝年號弭息也編戶謂附晉為

百姓之氏也肆縱也言縱暴為逆也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勅有

毒驟失小利

善曰毛詩曰王旅嘽嘽左氏傳滅文仲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向曰王

旅王師也蜂蠆謂蟲之有毒者喻羌氏為患也驟數也言雖為國家絕滅然數失小利也

亡頻於塗炭

善曰毛詩曰民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濟曰俾使也使百姓流喪頻

墜塗炭也建威喪元於好峙州伯宵遯乎大谿

善曰王隱晉書周處解系

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遯良曰周處為建威將軍元首

為氏羌賊齊萬年所殺好峙縣名解系為雍州刺史為氏羌賊庶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大谿地名

若

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

五臣本作車

者蓋以十數

善曰左氏

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殞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翰曰裨亦偏也言偏將為賊所敗殺者數十人也

剖符專城紆青拖墨

五臣本作紫

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

於境

善曰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

郎四十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

紫非

銑曰剖符謂剖竹分符猶今之印也專擅也謂擅一城也謂守宰之屬青紫綬色也言懼賊奔走失守

者相望於境言多也

秦隴之僭輦更為魁

善曰輦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輦降東觀漢

記曰羌什長輦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向曰輦更羌賊率魁主也據秦州隴西郡僭稱王也

既已襲汧而館其縣

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濟曰掩其不備曰

襲館客舍也

予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

良曰眇爾微弱貌也介隔也

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

善曰十雉言小也曰據依也長三尺曰雉

翰羣氏

五臣本作羌

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

戶而汲

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

城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大針言氏羌鋒起似之也鑿穴負戶避矢之中已也

木

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

善曰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

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薪采者也向曰樵蘇柴薪也芻蕘蒿草也竭絕亦盡也

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芻

的以鐵鎖機關既縱礮

五臣作礮

盧會切

而又升焉

善曰言以鐵鎖繫木為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

碧石又曰高城深塹具蘭石如淳曰蘭石城上碧石也
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礮千夫沈滯然礮與碧並同力
對切 濟曰發出也言發出屋宇之梁棟而用也礮繫
也言以鐵繫也既縱下礮賊而又以機關却升上也

爨陳焦之麥柿

乎廢招呂

桷角之松

善曰說文曰柿削柿也招楣也桷榱也

良曰爨炊陳久焦黑也柿木札也餘同善注

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

傍起歷

五臣本作歷

馬長鳴

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司馬彪莊子注曰皂歷

也 翰曰言資招桷之給故得人馬不
乏也青煙起言有薪也馬長鳴言壯也

凶醜駭而疑懼

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塹

七念寘壺

五臣本無寘

鑄雷瓶甌

武以偵令之

善曰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使聽耳者伏翬而聽審知

穴處鑿內迎之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甌甌也銑曰駭驚也掘地作地道

攻城也子謂敦也浚深穴坑也壺鐳甌甌並甌名將穿言以此甌置深坑聽之甌中則知穴處偵覘也

城善本無城響作因焚礦古火薰之潛五臣本氏藏焉善曰

四月令曰四月可羅礦注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礦潛氏攻之氏也向曰礦大麥潛氏謂穴中者殲殺也言

氏將穿城則甌中響起因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焚麥薰殺穴中之氏也

之厄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

口哉濟曰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全數百萬石之積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厄也

文契書於幕府善曰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良

曰契書部錄糧儲之數也幕府謂大將軍府也

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

之制

善曰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東觀漢記曰段熲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

曰聖朝惠帝朝也疇誰也咨謀也言惠帝稱誰謀進以明秩兼幢蓋之制幢蓋刺史儀制也

而州之

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數

善本無數

十斛考訊吏兵以擯賈

楚之辭連之

善曰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槁也楚荆也夏與槁古今字通

銑曰

州雍州有司謂法官也隸奴也訊問也擯楚杖也言考問軍吏兵士辭連馬數也

大將軍屢抗

其䟽

善曰干寶晉紀曰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向曰大將軍謂梁王彤屢數也抗舉也䟽謂表也言數

舉表論馬數之功也此下形表數辭也

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

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

效推極

善本作極推

小疵

善曰管子曰民無耻不可以固守莊子曰晉之善戰者牛丑以寡擊

衆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濟曰從事治中也極窮疵過也言忌其功效推窮小過也非所以

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

善曰言請解禁劾而假授之以官也說文曰劾法有

罪也何戴切良曰言推窮小過非褒獎之道也劾推也謂舉其有罪也請解其罪假授其官也

詔書

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

翰曰遽急也許謂許形所請也子謂馬敦

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

忠勇果毅率勵

善本作厲

有方固守孤城危逼

五臣本作偏

獲濟

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

祠以少牢

善曰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銑曰悼傷也帝賜敦印

綬以表生時之功也

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曰魂而

有靈嘉斯寵榮

向曰嘉

然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

善也寵榮謂贈將軍也

善曰言絜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之上曰於斯思致無不至矣

濟曰庸用

也言清絜之士聞已有穢行其用能致思慮乎必自絕也

若乃下吏之肆其噤

害

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貿

莫

構首之讎也

善

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也廣雅曰妬害也言疾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貿首

之讎也戰國策曰甘茂與樗里疾貿易之讎也良曰肆恣噤毒貿易也言怨害者皆嫉妬之徒也嗟乎岳歎也言嫉妬之人欺其善行當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以已首易人之首為讎也

言固可以若是悲夫

善曰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

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罷者也高誘曰罷猶性也翰曰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為善言教為善而見嫉妬也悲夫痛傷之辭昔乘丘之戰縣玄責奔父甫御

魯莊公馬驚敗績責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

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

也乃誅之

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責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責父曰他日不敗績

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
肉股裏銑曰魯與宋戰乘丘地名也縣姓賁父名也
敗毀績功也他日昔日也遂死之謂賁父以敗績赴敵
而死圍人養馬者矢箭也白肉股裏也非其罪言敗績
因流矢中馬非賁父之罪也乃誅其赴敵之功士有誅
自此始也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劒父讎

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

五臣本作誄之善曰公羊傳曰仇

牧聞宋萬殺君手劒而叱之何休曰手劒持拔劒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向曰手持劒殺

之也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

之或遺也

五臣本無也綴文之士衆矣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孔子後濟曰忠謂縣賁父也孝謂

司馬叔持也慷慨失志貌綴辭之士謂史官也遺棄也

天子既已策

五臣本無已

而贈

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良曰策贈謂牙

門將軍微臣岳自謂也託寄也岳時為著作郎不敢正當史官故云末也敢闕言不敢闕也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

五臣本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善曰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

人亦未易言人不易知也

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

其奇

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銑曰西戎氐羌也猾亂也奮振也奇謂妙策中之也

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

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樊

魯

羣狄豺虎競逐

善曰

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怵王又啟之說文曰杜林說上黨相詐驗為婁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向曰城小多貯粟為賊所窺故危也裁制也婁貪盛貌言能以眇身制守其城不加防衛城不增高遭此貪婁之狄如豺虎之競奔逐也 鞏更恣睢 季

潛跼官寺

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惡恣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

獨行恣睢之心漢書曰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 濟曰恣睢大視貌跼止也官寺客舍也

齊萬虓

呼闕

震驚台司

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又曰震驚徐方春

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 聲勢沸騰種落燭

良曰虓闕怒盛貌台司三公職司也

扇熾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諸張兵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

害翰曰沸騰交亂起貌種落部落也煽熾盛貌也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五

本作星流飛矢雨集善曰彤珠星流謂冶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為一焉漢

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星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銑曰電舒林植言賊旗

之盛彤珠賊為鑪銷鐵灌城中惴惴之士女號天以泣睡

散如流星也飛矢雨集言多也善曰爾雅曰惴惴懼也尚書曰號泣於旻天向曰惴惴懼貌號呼叫也爨麥而炊負戶以

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

博基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基子置下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

仁政悅之猶解倒懸濟曰言城馬生爰發在險彌亮之危如累卵人之急如倒懸也

善曰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良曰發謂發其智謀彌益明亮也

精貫白日猛列秋

霜

去聲協韻
白虹貫日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

善曰戰國策唐睢曰聶政之刺韓傀也
向曰白日喻精

誠明皎也秋霜
喻威嚴肅物也

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雷恩撫循寒士挾

續

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鄰國孟子曰聞
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毛詩曰克壯其猶左氏傳

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
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續 銑曰厲勸懦弱也言以威稜
勸之弱夫皆能壯也續絲 蠹蠹犬羊阻眾陵寡潛隧密
衣也敦之撫循亦如之也

攻九地之下

善曰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
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羣韓詩外傳曰強不

陵弱眾不暴寡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
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向曰蠹蠹眾多貌犬羊謂賊也

阻恃陵欺寡少也潛隧謂賊鑿地道以攻城也

愜愜苦煩

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

天今也惟馬

善曰王逸楚辭曰愜愜畏懼患禍者也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氣游魂鳥魚為伍論衡

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濟曰愜愜小息貌言汧城之人皆懼而小息若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也皆言昔時之命由於天今日之命惟馬數計策而存也惟此馬生才博智瞻偵命耻以

瓶壺則結

以長塹

善曰解嘲曰雖其人之瞻智哉字書曰瞻足也徐爰射雉賦注曰剗剗也

說文曰塹坑也七豔切良曰博廣也瞻足偵覘剗掘也言賊為地道攻城敦乃掘塹置瓶壺以覘之皆知所

在鋪

楚甲

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培

蒲

穴以斂

善曰廣雅

曰培樨也蒲溝切

翰曰鋪鉞也鋒鉞刃也言賊為地道鉞刃敦以火薰敦之於穴中因培穴以埋之也培猶

擊木石匱竭其

其稈

空虛

下版

然馬生傲若有餘

善曰

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執事惻然授兵登埤杜預曰惻然勁忿貌也惻與惻同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
銑曰木石戰鬪之物拋石礮木也其稈薪葉供炊
礮之事也惻然自得貌傲若有餘言不急懼也
罵的

梁為礮

五臣本作礮字盧會切

梯

乎

廢松為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

向曰罵繫也柿木札也
械戎器礮木之屬也

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列將

覆軍喪旄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

善曰

鄭玄周禮注曰質木槌也漢書公孫瓚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
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羌苦戰不利身沒於戰場質槌也悠悠衆貌言列將喪敗者衆也

釋放將帥也言放其衆而誅其將以生易死謂聖朝西執節不降也言誰能無二心唯敦無之疇誰也

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暮彌長

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善曰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暮

謀也音摸論語曰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知命良曰關右關西也惶懼也言天子分汧城倉庾為寇賊之糧也賴蒙也夫子謂敦也彌久咸皆也言敦能謀長久之道使汧人有勇知致命之所故得存也方所也我雖末學

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善曰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東京賦曰所謂

末學膚受左氏傳曰宣子因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

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
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 翰曰我岳自謂

也同善注燕人表 思人愛樹甘棠勿剪 善曰左氏傳君
王歆墓是旌表也 子曰詩云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 銑曰
甘棠木名召伯為政百姓慕之所舍之樹皆不剪伐也

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尠孰是勲庸而

不獲免 善曰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
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其備衆聽其人五刑之

辭 向曰矧況也言孰有存汧之深功疑犯之淺罪兩
造謂兩囚相證也儲粟也隸私隸也尠少也孰誰也

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 善曰鄭玄毛
詩箋曰惡直

醜正 濟曰猾亂也部司謂雍州從事也反側
偏曲也醜惡斲削也言削其善功惡其正直也 牧人逶

迤

五臣本作迤

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

善曰國語里華曰且夫君

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委蛇委蛇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委蛇行可蹤跡也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曾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而正邪逶迤委曲自得貌退食減膳也穢惡也言聞有惡必損膳若鷹飛揚曾不戢翼而少息也

忘爾大勞

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

善曰方言曰猜恨也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瑕

釁于何而不至向曰勞功也大功謂存汧也小利謂穀數十斛也開懷恕小過也言有司不苟恕小過而深劾其罪狀于慨慨馬生礪礪郎高致發憤囹圄

五臣本作圉

沒而猶眡

食至嗚呼哀哉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礪礪堅也力唐切左

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含藥懷曰主苟終所不嗣
事于齊有如河乃瞑受含 銑曰慨慷也琅琅堅也因

圜獄也眠憾也言懷 安平出奇破齊克完 善曰史記曰
此憤怨死而猶憾 田單者齊諸

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
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刀

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
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炬

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又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
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

七十餘城皆復焉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 張孟運籌
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 何同善注

危趙獲安 善曰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
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

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
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

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濟同

善

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揺之筆端

善曰吝嫉謂有司貪

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揺筆考跡民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良曰汧城之人蒙子之謀亦猶齊趙因田單張孟而安也吝恨也害賢曰嫉揺弄也謂吏弄文墨問其小過也傾倉可賞矧云私

粟狄隸可頒况曰家僕

善曰周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所獲也頒賦也頒與班

古字通

翰曰頒賜也言可頒倉及所虜狄以賜况用家粟私僕以賞有功兵士乎

剔子雙龜賞

以三木

善曰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銑曰剔

奪龜印也汧督及關中侯故
雙龜也三木謂杻械枷也
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

同圍心焉摧割

善本

作剥扶老攜幼街號巷哭

五臣本作巷號街哭鳴

呼哀哉

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紹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

向曰摧割折傷也言同圍者聞敦死老幼相扶哭於街巷也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

光寵贈乃牙其門

善曰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濟曰旌表也殊恩謂贈牙門將軍

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善曰

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良曰兆問也後昆敦後嗣也言司勳班爵亦問其

後嗣庶以慰勞冤死之魂也

陽給事誄

并序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衆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

壞王景度司馬陽璜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璜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 翰同善

注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

郡璜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

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

善曰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

延銑曰果烈也邊事軍旅之事滑臺城名也

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

鸞劇

五臣作摩

剝司充

善曰潘岳楊肇誅曰將宏王略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

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劇與摩音義同向曰荐重也臻至也

否隔也獯虜即索虜嗣也間何鸞隙也摩剝傷害也司充二州名也

幽并騎弩屯逼

五臣本作

偏鞏洛列營緣戌相望屠潰

善曰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捍之士關中

詩曰列營碁峙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濟曰弩射也言索虜騎

射聚偏鞏洛地名言雖列營緣守賊盛不免屠潰也屠殺潰亂也

瓚奮其猛銳志不違

難立乎將卒

五臣本作率

之間以緝華裔之衆

善曰緝會聚也左氏傳孔

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良曰銳利遠避也將罷五率謂諸軍率也緝穆也華謂中國也裔謂邊遠也臣

本作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

善曰史記李左軍謂

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勑強也翰曰疲極勑強也旬

十日也言力屈乃陷沒強寇也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璣誓命沈城桃

達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

善曰毛詩曰佻佻公子毛萇傳曰獨行貌也

銑曰師衆奔亂棄軍爭免其死向曰誓約言也佻輕也言璣自約命沈城下輕出射賊兵器俱盡死于旗下

器兵器也竭盡也斃死也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

以死徇節者哉

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良曰以身從物曰徇也

景平之

元朝廷聞而傷之

濟曰景平少帝年號

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

太守陽瓚滑臺之逼

五臣本

厲城固守投命徇節在危

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

善曰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翰曰撓曲也

言雖臨危不曲節以求全也加過也

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

五臣本作孤遺

以慰

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門有義風矣

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振收也孤謂瓚子也義風節義之風也

銑曰振卹收也

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

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槩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

善曰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向曰逮及也元嘉文帝年號廓開祚福紀理茂美緒業也言文帝以聖德理物明其美業而旌錄舊功槩節槩也言有節槩貞孝者皆動天子仁明之心末臣蒙固側聞

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誅其辭曰

濟曰末臣延年自謂也我蒙開固隨

訓教也至教謂制謚也詢諮謀也謂諮謀前典紀行之法也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

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

表也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良曰祐福甄明也陽處父以趙盾之賢請於晉君使代狐射姑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後賈季使續鞠

居殺處父此則貞正
之道亦不常為福也
苦夷致果題子行間

善曰左氏傳曰苦越生子

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

之意翰曰苦夷魯季氏臣名致忠壯之烈宜自爾先

舊勲雖廢

善本作發

邑氏遂傳

善曰左氏傳呂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又衆仲

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銑曰忠謂

處父也壯謂苦夷也爾瓚也舊勲即上忠壯之功也廢闕也邑氏謂先代所封氏也惟邑及氏自

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

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郤至曰襄王勞文公而

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言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鞠居殺

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向曰晉封處父於溫後改封陽及處父被狐續所殺而在晉陽氏不昌盛也

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管

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鞠武曰田光先生者其勇沈也濟曰之子謂瓚也

績功也拳力沈深毅決溫和敏達肅敬良善也言其立功於宋皇之世猛而能決和平而能達理至敬而能事

上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驂衡善曰孫子曰貞人在

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為駟乃配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驂

右曰駢四馬曰駟良曰竹栢喻堅貞也駢駟喻能當國家衡輓之任邊兵喪律王略未

恢善曰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雅曰函陝堙阻略法也翰曰律軍法也略道也恢大也函陝堙阻

漣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

善曰毋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山邈悠悠但見胡

地埃銑曰函函谷關陝貌國也漣洛二水名埋塞也蒿萊謂亂不通也東驚南埃謂索虜亂中國路無

歸轡

衛

野有委骸

善曰漢書王恢曰轡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轡歸其骸應

劭曰轡小棺也服虔曰轡與轡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翰曰轡小棺也言道路之

上無有以轡盛柩而歸者

帝圖斯艱

五臣本作難

簡兵授才

寔命陽子佐師危臺

濟曰圖謀也危臺謂滑臺也

憬彼危臺在滑之

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

善曰交黨與也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

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服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服王怒與翟伐鄭不尅良曰憬遠也滑

國名也林外曰坳周衛鄭翟四國名言古者已有戰爭於此也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

燬結關負河縈城金拆夜擊和門畫局善曰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

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拆周禮曰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曰永平之

末城門晝閉說文曰局外閉之關翰曰言滑國昔是中夏今謂當時元魏所據故云邊亭燬山也言憑山為

關負河縈繞為衛也金謂刁也拆料敵壓難善本作時

惟陽生善曰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子曰將要於折衝狀難決勝而已銑曰料量也壓難

猶定亂也涼冬氣勁五臣本作塞外草衰善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秋九月塞

外草衰向曰過矣善曰尚書王曰

弓弩也勁堅也過矣西土之人

漢書曰上遣狄山乘障蒼頡曰障小城也濟鳴驥橫
曰邊遠也獯虜謂索虜嗣也障邊也威國威也

厲霜鏑高鞞軼我河縣俘我洛畿

善曰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

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曰遊鵠高鞞
薛綜曰鞞猶飛也左氏傳呂相曰迭我殽地入我河縣

俘我王官迭與軼古字通良曰厲整鏑鐵鞞
飛軼過俘取也言過我河縣虜取我洛畿也攢鋒成

林投鞞為圍

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鞞高如城者

數所也

翰曰攢聚也鋒謂劍戟成林言多也投鞞言兵多相投鞞以成圍也

翳翳窮壘嗷嗷

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閭卒無半菽馬實甘

巨秣善曰左氏

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漢書項羽曰歲飢民貧卒食半
菽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

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閭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銜其口銑曰翳蔽也言滑臺為寇兵所蔽也嗷嗷悲愁也向曰老父也變形言被圍既久援救閭遠而形勢變也菽豆也無半菽謂乏糧也寡粟於櫪以木橫口中不使食曰拊秣也此示無有蓄積也守未焚衝攻已濡

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

善曰左氏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

之周易曰困窮而通者未焚敵車而攻者已濡馬衣也烈烈盛也彌益也

濟曰衝戰車也褐馬衣也言守

勉慰瘼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

善曰左氏傳曰子反令軍

吏察夷傷杜預曰夷亦傷也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良曰勉勸也瘼創也言勸視被傷及饑渴之人使其用命力雖窮竭勇猛之氣不可傾奪也

義立邊

疆身終鋒括嗚呼哀哉

善曰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括翰曰鋒刃也括矢也

賁父

隕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

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

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

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救立

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銑曰賁父為莊公御敗績死於敵公命誅之汧城督馬救效節全城晉命誅

也皇上嘉悼思五臣本作息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善曰

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五臣本作疏疏五臣本作疏爵紀庸恤孤表嗣

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善曰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布上疏爵而貴之濟曰疏分紀錄

庸功也謂分爵錄功以表殊節也恤孤謂瓚子也喜悅也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并序

顏延年

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

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銑曰陶潛隱居有詔禮徵為著作郎不就故謂徵士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

善曰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璵玉說

文曰璵亦璿字

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桂連名士起宋均

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瑤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

豈期深而好遠哉蓋

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

之薄也

善曰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

船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
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
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人以衆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
策齊宣王曰百代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
害意向曰璿美玉也隍城池也翰曰言人以難得
為貴易致為賤也淳于髡一日獻七士於齊宣王王曰
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今何

峻節

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
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

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
辟於上洛熊耳山西襴衡書曰訓夷皓之風良曰巢
父堯時隱者伯成子高禹時隱者伯夷周時隱者四皓
漢時隱者故已父老堯禹鎔銖周漢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邛
惲謂鄭敬曰子從我為

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濟曰言此數人秉行守節以其身輕細堯禹周漢如平民之父老錙銖猶輕而繇世浸遠光靈不屬

善曰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

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良曰繇歷浸漸也言歷代漸遠此人光

景神靈不相連屬也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

銑曰菁英也

惟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

五臣作道

路同塵輟塗殊軌者

多矣豈所以昭

五臣作照

末景泛餘波

善曰論語子曰作者七人老子曰和其光

而同其塵陸機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愷樂于茲同堂宴棲末景游豫躡

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向曰言今之作為此道者人人自以為大量觀其道路可與古人同其清塵及其中塗輟止使其跡殊變者多矣豈所以照明古人未景泛浮餘波也

有晉徵士尋陽陶

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

善曰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翰曰尋陽郡名也淵明潛字

也弱不好弄長質素心

善曰左氏傳卻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

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學非稱師文取指達曰良曰素濟曰弱少也素無飾也

學雖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德文章在衆不失其寡處言但取指適為達不以浮華為務也

逾見其默

銑曰迹在於事心出於物故雖同於少而貧人而不失清寡靜默之道也逾益也

病居無僕妾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井臼不任藜藿不給黃香家貧內無僕妾

善曰烈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向曰汲井舂臼不任其勞採藜取菽不給其食藜草菽豆皆貧之食也

母老子幼就養勤匱

善曰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無方

翰曰勤苦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曰善匱乏也

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過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宣王怩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掾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

喜為親屈也濟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

物棄官從好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遂乃

解體世紛結志區外五臣作定跡深棲於是乎遠善曰

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詩曰世

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銑曰不

與俗諧也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善曰閒居賦曰灌園鬻

畦園鬻賣也齊大天陳乞曰常之母有織約衛緯蕭以

充糧粒之費善曰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約邯鄲終

頭也音幼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司馬彪

終身不言衛事緯織也絢履也餘同善注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善曰劉劭集有酒德頌也

簡棄煩促

五臣本作禮

就成省曠

善曰張茂先荅何劭詩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

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

善曰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

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貴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濟同善注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

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

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善曰張衡靈憲圖注曰寂冥冥默不可為象良曰言

雖冥默無象固應神也
嗚呼歎詞淑善貞正也
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

義貴賤何筭焉

銑曰苟且允信筭數也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

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

節微士

善曰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

其詞曰

物尚特生

善本作孤生

人固介立

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

豈

伊時遘曷云世及

銑曰言非過時而為此行亦非世世相及繼作其事矣伊惟也遘遇也曷

何嗟乎若士望古遙集

向曰若士謂潛也望古逸人遙與相集也

韜此洪族

茂彼名級

善曰葛藟遂初賦曰承藜龍之洪族貺高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第也

翰曰韜藏洪大也大族謂大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善

司馬茂輕也名級策名階級也睦親之行至自天生非勉勵為之

濟曰睦敬敦勉也言敬親之行至自天生非勉勵為之也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得季布一諾

良曰此人重廉深簡絜貞夷粹溫銑曰絜清貞正夷平也粹不雜也

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善曰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良

曰峻高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五臣本兩非五

本無繁多也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五臣本作違事善曰言為人之道依俗而行必

譏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

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土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向曰：詭，反置捨也。凡人

依於世者，必務與世同。

反於時者，必務與時異。皆非

畏

然捨與道之俱也。

翰曰：能和而不同，夫子謂潛也。

榮

五臣本

好古薄身厚志

善曰：論語子曰：信而好古，

薄身謂自儉約，厚志謂

敦道也。

世霸虛禮，州壤推風。

善曰：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聞

德虛已，僂禮推風，推挹其風也。

濟曰：霸謂當時

孝惟

義養道必懷邦。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論語比考：載曰

文德以懷邦。

良曰：惟思義善也。懷邦，不

人之秉彝，不

忘於國也。言潛為養親而就彭澤令也。

隘不恭

善曰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恭毋遽曰隘謂嫉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

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銑曰人亦謂潛也莫常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今

潛亦不隘而不恭也爵同下士祿等上農

善曰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

其耕向曰同下士言位卑等上農言祿薄也爵位也

度量難鈞進退可限

善曰孝經

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言不測其深德也可限者知不出於至道

長卿棄官稚

賓自免

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清居之士太原則郇相字稚賓舉

州郡茂才數病去官濟曰郇推賓州舉茂才病去官也

子之悟之何悟之辨

濟曰

也辨明也言潛所知之明也

賦詩歸來高蹈獨善

善曰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

曰魯人之舉使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濟曰謂潛作歸去來詞也高輜猶高

步也謂去彭澤令也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善曰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適莊子曰知

忘是非心之適也

銑曰超遠曠明適往也言既遠明事理無往不合其心也

汲流舊嶽葺宇

家林

善曰廣雅曰葺覆也曰嶽山也葺修宇室也

向

晨煙暮靄春煦秋陰

翰

煙靄皆山氣也煦陽氣也

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

人否其憂子然其命

善曰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論

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 濟

曰躬身也否不堪也然知也

隱約就閒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善曰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懾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 銑曰謂潛辭微著作郎隱約儉素也遷延退避也言如此非直能明是率道之性也

糾纏幹流冥漠報施

善曰鵬鳥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弔魏武

文曰悼總帷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銑曰糾纏三合繩也幹轉也吉凶翻覆轉流有

似繩縷相纏次也冥漠報施謂神靈報寂寞冥昧不能施善人之善不能明也

孰云與仁實疑

明智

善曰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楚詞曰招賢良與明智 向曰誰云天道與仁於潛不驗使復疑之孰誰也明智謂潛也

謂天蓋

高胡謬斯義

善曰言天高聽卑而報施無與何故與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不踟史記子韋曰天高聽卑翰曰常謂天高聽卑何為譽此仁義也斯此也履信曷憑思順

何寘

善曰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萇詩傳曰寘置也濟曰曷何寘置也

年在中身疾維

店

傷疾善曰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

年中則六十也店瘡疾也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善曰呂氏春秋曰遺

鈍曰達天命也

藥劑弗嘗禱祠

善本

非恤

善曰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語子曰丘之

禱久矣向曰劑和也恤憂也言不以死為憂而禱祠求福也

素幽告終懷和長畢

嗚呼哀哉

善曰僚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終也翰曰僚向也幽幽冥也懷和

平生之志也敬述靖

五臣本作清

節式遵遺占

去聲善曰漢書曰陳遵

口占作書占謂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也濟曰式存不用也遺占遺書也占者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之也

願豐沒無求贍省計赴却賻輕哀薄斂善曰禮記曰凡

臣死鄭玄曰計或皆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不足

也良曰計至也薄謂喪之不足也言潛戒令送喪者少至其墓所賻者皆使却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斂以

時服務從善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畢驗反善

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銑曰使逢地即

穿疾葬而下棺也遭逢深心追往遠情逐化善曰莊子

也壤地也窆葬下棺也生又化而死向曰延之自言追念往日游遠情隨逐於潛變化也自爾介居及我多暇

善曰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翰曰爾謂潛我延

之自稱也 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憇非舟非駕 善曰暇間也

毛萇詩傳曰憇息也 濟曰伊惟洽合也閭門也 念昔

良曰盤樂憇息也不用舟車而攜手相隨也

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闕

善曰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孫

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 向曰誨教也言為正方之道者必見患於時俗夫物方則止圓則行此延之誠於潛

也 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 善曰西征

國而舒卷西征賦曰多識前世之載毛詩曰殷監不遠 翰曰哲人卷舒謂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

而懷之此事布在於前代載籍取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鑒不遠故凡所規諫子皆佩服也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濟曰潛復
贈延之以言也愀正色貌中言發中之言也違眾速

尤迂風先蹙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達眾忤世
淺為尤悔深作敦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

莖淺未必掘也飄風與暴雨隨則掘
必先矣良曰尤責迂過蹙倒也

身才非實榮聲有

歇恃才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誠也銑曰身與

才非至寶之具而
榮聲必有消歇也
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爾雅

曰永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王闕
曰言潛既沒知音永遠誰復箴我之闕失也仁焉而終

智焉而斃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
仁焉死五伯智焉死翰曰數自古仁智之

人皆不免於
死斃亦死也
黔婁既沒展禽亦逝
善曰皇甫謐高士傳
曰黔婁先生死曾參

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
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
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
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
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
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
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
為康不亦宜乎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師鄭
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 濟曰
展禽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妾
之知夫子也乃誄
之而謚謚曰惠 其在先生同塵往世 善曰老子曰和

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也 善曰康默妻惠柳下惠
良曰旌表也加過

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銑注

同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

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

善曰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

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鷄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

書曰願以十五城易壁趙王遂使相如奉壁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 向曰罷輟去辭

皆喻貴妃薨而離 皇帝痛掖殿之既聞悼泉途之已宮於帝也餘同善注

善曰埤蒼曰閒靖也風俗通曰擇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也 向曰掖殿掖庭之殿貴妃之居者

也閒空悼傷也泉途謂葬於泉下也已宮 巡步檐而臨謂玄宮天子后妃所葬墓皆曰玄宮也

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 善曰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

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

曰椒風 翰曰步檐長砌也蕙路香草宮也楚詞云集重陽入帝宮漢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

天寵方隆王姬下姻 善曰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吉永天寵也毛

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濟曰貴妃生第二皇女言帝方寵貴妃以妃女下降於諸侯詩云王姬亦下嫁

於諸侯也故天肅雍揆景陟岵爰臻善曰言王姬將降子女通言王姬

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岵兮瞻望母兮良曰言王姬將擇日出而貴妃遽薨也肅敬雍和也揆

景擇日也國軫喪淑之傷家凝實庇五臣本作墮之怨善曰天臻至也

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誄曰家失慈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作妣

非也妣母也家謂皇女也禮曰母死曰妣敢撰德於旂旒

庶圖芳於鐘萬善曰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曹植卞太后誄曰

敢揚后德表之旒旌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

勲銘于景鐘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向曰撰集也言敢集貴妃之德書於旌旂幡旒之上圖美於景鐘流芳於萬舞也國語云魏顆親止杜回銘勲於景鐘傳云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謂傳盛德於萬舞中也其辭曰

玄丘煙

因

煨瑤臺降芬

善曰烈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

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詞曰望瑤臺之偃

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翰曰煙

高唐淩雨巫山鬱雲

善曰

高唐賦云昔先王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岵旦為朝雲暮為行雨

翰曰淩出鬱盛也

餘同誕發蘭儀光啟玉度

善曰楊修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帝

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如玉之瑩左氏傳曰光啟寡君濟曰言此神女之美盡積於貴妃矣誕大光明也蘭

芳草玉重寶皆喻容儀淑美也

望月方娥瞻星比婺

善曰易歸藏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藥

葬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發女為既嫁之女也良曰同善注

毓德素里棲景宸

軒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

劉梁季南碑曰栖景曜於衡門銑曰毓養素舊也棲託景影也宸軒天

子所居之宮也

處麗締綰

善本作綰

出懋蘋蘩

善曰毛詩曰芣之覃兮施于中谷是刈是

獲為締為綰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又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向曰詩云為締為綰服之無斃謂女未知

將所適故習締綰之事能無厭倦是其性貞專也處謂在室也麗比也言貴妃在室可比於此又云于以采蘋

南澗之濱于以采繁于沼于沚蘋藻也繁蒿也謂公修侯夫人執此以助祭也懋勉也言貴妃勉行此事也

詩賁道稱圖照言

善曰廣雅曰賁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衷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

象也

翰曰

修習賁美也稱舉也圖圖書也照見

翼訓

也言善言也既習詩美道舉以圖書見其善言也

如幄贊軌堯門

善曰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妃既生啟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

焉史記曰禹如為姓漢書曰孝武鉤弋趙婕妤好昭帝母

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

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濟曰翼輔贊佐也如禹

姓也軌跡也禹娶塗山氏故云如幄堯母懷堯十四月

而生堯門

綢繆史館容與經聞

善曰史三史經六經良曰言貴妃有善於經

母門也

史之學聞門也言以經史為門館也綢繆容與逸豫貌

陳風緝藻臨豸分微

善曰

風豕易豕 銑曰風詩國風也緝綴也 游藝彈數撫律

窮機

五臣作幾 善曰藝六藝律六律 銑曰彈盡也幾微也餘同善注

躊躇冬愛怙悵

秋暉

善曰楚辭曰蹇淹留而躊躇左氏傳曰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趙盾

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怙悵以永思 翰曰冬愛冬日秋暉秋月也躊躇行止貌怙悵

悵相望貌言於此時著展如之華寔邦之媛

五臣本作

篇章矣傳云冬日可愛 毛詩曰展如之人邦之媛也 濟曰展

敬懃顯陽肅恭

崇憲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 濟曰

宋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既即位奉尊號曰 崇憲太后居顯陽殿言貴妃敬懃肅恭於此 奉榮維約

承慈以遜

良曰榮寵維持約
儉慈愛遜順也

速下延和臨朋違怨

翰曰
延長

朋衆違避也詩云椽木后妃速下也喻后
妃能以心意速下則衆妾上事之無怨也

祚靈集祉慶

藹迎祥

善曰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
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女簡狄吞而生契

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潘尼上巳日會天淵
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銑曰祈報靈善祉福也

藹盛貌 皇肩璿式帝女金相

善曰式法也言皇之肩嗣如
王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

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及第二皇女左氏傳祈
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

萇曰相質也
向注同言似

聯附齊穎接萼均芳

善曰
毛詩

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不當作附萼
足也濟曰附足穎秀也萼承華者芳香氣也聯接齊

均言皇子兄弟以藩善本以牧燭代輝梁善曰漢書曰文帝立武為

代王以參為梁王良曰言皇子出為藩牧視五臣本照耀於彼也燭照也輝耀也餘同善注

書氣五臣本作氣觀臺告祲善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眡

祲掌十輝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銑曰謂貴妃薨之徵也眡朔望氣之職也觀臺觀災祥氣

之臺也氛祲皆惡氣也八頌局和六祈輟滲疏禁反善曰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

筮占八頌以視吉凶鄭玄曰以八筮占八頌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以

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禱四曰禳五曰攻六曰說滲謂滲漉喻祉福也向曰言惡徵既生卜筮不吉

祈禱不亨也局關閉也和吉祥也滲盡也周禮云占人掌龜以卜筮八頌以八卦占筮之故以視吉凶又云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也

衡總滅容翬

暉

翟毀衽

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輓也周禮曰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
驚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總者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
謂檐車也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服綈狄闕狄
鞠衣展衣褕衣鄭玄曰狄當為翟翟翟雉名也褕衣畫翬
者也說文曰衽衣衿也翰曰周禮云王后之首服有
衡以玉為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又云
內則曰櫛縱笄總總結束也垂後為飾又云王后之六
服褱衣綈翟褱衣畫翬也衽衣褱言毀滅者謂貴妃薨
也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

善曰宋孝武傷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

曰闕瑤光之密陞宮虛梁之餘陰又袁伯文美人賦曰
居瑤光之巖與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光為殿名蓋貴
妃之所處也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禁
密與又謂之巖與濟曰瑤光即貴妃所居殿名紫禁

即紫宮天子所居也掩綵收華言無光色也

帷軒夕改輶

善曰劉

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輶輶

蒼頡篇曰輶衣車也

良曰帷軒常所居之處

離宮天

夕改謂異舊車也輶輶衣車也晨遷謂將葬

遂別殿雲懸

善曰西都賦曰徇以離宮銑曰離宮別殿天子后妃所居處天遂雲懸言與之長

隔矣離絕

靈衣虛襲組帳空煙

善曰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

襲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網

向曰靈衣靈筵之衣襲重也組綬類以繫帳也空煙謂

室虛無人似有煙也

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

善曰巾巾箱也匣琴匣也

軸謂書也絃琴絃也

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

關善曰關猶晚也濟曰氣二十四氣朔月一日也關晚也言貴妃夏薨綺羅輕薄至秋則變也庭樹

驚兮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善曰夏侯湛有金缸燈賦暖不明也易是類謀

曰假威出座玉牀良曰驚謂風驚也金缸謂金盞置燈也暖不明貌玉座謂靈座也純孝擗其俱

毀共氣摧其同藥仰昊天莫報怨凱風之徒攀善曰純孝

共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孝經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

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藥藥兮

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凱風美孝子也銑曰純孝謂皇子也純至擗踊也俱毀謂痛傷也共氣

謂貴妃兄弟也摧割也藥羸瘦貌凱風喻寬仁父母言既毀不可攀也茫昧與善寂寥餘

慶善曰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向曰常

言天與善人積善餘慶今於貴妃如此乃幽喪過乎哀暗虛無而不驗也茫昧幽暗寂寥虛無也

棘實滅性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孝經曰毀不滅性翰曰謂貴妃薨

皇子子雲不勝哀而又薨也棘急也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善曰

四言詩曰坤德尚冲毛詩曰秉心塞淵濟題湊既肅曰冲華至美也淵深令善也覆亡虛絕也

龜筮既辰善曰吕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韋昭曰題頭也頭湊以頭內向所以為

固良曰題湊棺木內向也肅嚴敬言棺槨階撒兩奠既具嚴敬於內以龜筮擇葬復用斯辰也

庭引雙輅楮倫反善曰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引柩車也在輅曰緋又禮

記注曰輜殯車也銑曰撤去也奠祭也引將行也輜殯車也言兩與雙者貴妃與子雲同時葬也維慕

維愛曰子曰身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子雲薨潘岳哀辭曰薨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潘岳哀辭曰

庭祖兩柩路引雙輜爾身爾子永與世辭向曰維慟與曰皆詞也慕思愛惜也子謂子雲身謂貴妃也慟

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楓車旋載容衣翰曰言天

子視喪禮容儀衣物而哀慟也凡列辟崩毀而告天子子雲為晉陵王故云列辟列辟則諸侯也崇徽

章而出衆甸照殊策而去城闐嗚呼哀哉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徽旌

旗也又曰旌非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衆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說文曰闐城曲重門也濟

曰崇樹也徽旌旗也章旒也寰圻也照明也經建春而殊策謂特加策書而誅其德闔城曲重門也

右轉循閭闔而逕渡

五臣本作度善曰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

辭曰凌天池而逕渡良曰建春閭闔皆國城門名逕邪也

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

步步

善曰毛詩曰周道逶遲旌也龍駕也委鬱飄揚貌逶遲徐行貌

銑曰旌謂銘鏘楚挽於

槐風唱邊簫於松霧

善曰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唱嘶唱也邊簫簫聲遠也向曰

鏘唱皆鳴也楚酸楚也挽挽歌也邊簫邊陲之簫也

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

慕嗚呼哀哉

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盛姬亡天子乃

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用姑晨輶溫繇之水以園喪車郭璞曰繇音姚翰注同

解鳳曉蓋俄金

善曰莽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爪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輜輶車如淳曰輜輶車

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凰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輜輶車以輶車為倅也臣瓚

曰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輜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車類也然輜輶車吉儀瓚說是也輶力強切桓譚

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華爪鄭玄詩箋曰俄傾也濟曰輜輶輶喪車

也解鳳謂鳳羽飾蓋以金為爪也山庭寢日隧路抽陰言欲窆故解去其鳳而斜其蓋也

善曰黃圖曰陵冢為山鄭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良曰言山陵之庭及大隧之道寢伏日影抽引幽陰於中

也重局閔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
善曰哀永逝曰

何時兮復曉
銑曰重局謂墓門重闕閉也燈謂
墓中置燈照黯不明貌夜深謂墓中無曉時也
銷神

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濤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濤涯也向曰神躬靈魄謂貴妃

神靈也壤土濤畔也

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

善曰言惠問乘

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貴妃德響若蘭氣馭風遠去而芳香無窮也

翰曰言

嗚呼哀

哉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

濟曰此岳傷妻之詞

啟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

善曰啟夕將啟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啟期

告于殯宿興緒肩緒也思玄賦曰王肆侈於漢庭卒街卿而絕緒良曰啟夕謂哭請啟殯之夕也宵興夜起

也絕緒失次序俄龍輻而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善曰儀禮

莫承莫能相承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輶軸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輶喪車也銑曰俄邪也龍輶喪車也嗟嘆詞也待

時待所用之時升上也 嫂姪結兮惓惓善本作章惓慈姑兮垂矜善曰爾雅

曰婦稱夫之母曰姑向曰惓惓忙遽聞鳴雞兮戒朝

以助喪事也慈姑即岳母也矜憫也咸驚號兮撫膺善曰陳琳武軍賦曰啟明戒旦長庚告

也宵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遥思兮離居

歎河廣兮宋遠善曰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能止故作此詩也誰謂河廣一

韋抗之誰謂宋遠改予望之濟曰謂岳今奈何兮一

妻初嫁之時常思父母之居也餘同善注

舉邈終天兮不反

善曰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良曰舉去也終天

謂終竟天地

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

耳倫反善曰儀禮

曰屬引微奠乃祖禮記注曰輶殯車也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之右鄭玄曰為哭者為明銑曰祖祭也援持

也餘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

善曰禮記曰士殯帷之儀

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酹飯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向曰撤去也酹謂以酒

沃地也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條

忽兮若髣髴

翰曰悽切哀貌歔歔悲聲揮灑也濟曰眷顧宇室也條忽卒疾也髣髴謂似平日

也時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

良曰靡猶冀也冀一遇妻魂也停駕

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

善曰徘徊旋行

也何獲謂無所見也

去華輦兮初邁馬廻首兮旋旆

向曰車初去也華輦謂畫

喪車也

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

善曰班婕妤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

幄暗房攏虛兮風泠泠楚辭曰雲霏霏以承宇良曰帷車帷也

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

兮失瀨

翰曰言魚鳥為感傷俛低也瀨波也

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

濟曰悵悵恨貌遲遲行貌遵循也言平常吉路今以凶歸也

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

兮未夷

善曰毛萇詩傳曰夷滅也銑曰夷亦滅也

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

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

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色里兮蕭散匪外物

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

銑曰寥廓空虛也浩汗廣大貌蒼茫無色也蕭散無人貌也

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

翰曰潛隧埏道也敞開也送形謂妻柩入墓周

禮注曰隧墓道也

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襲還

也濟曰委棄也蘭房妻嘗所居室也繁華盛貌襲入也窮泉墓中也壤土也

中慕叫兮擗標

驟之子降兮宅兆

善曰毛詩曰寤辟有標鄭氏箋云辟拊心也標拊心貌孝經曰卜其宅兆

而安厝之良曰慕哀也擗標拊心也之子謂妻也宅葬地兆吉兆也

撫靈櫬兮訣幽房

棺冥冥兮埏窆窆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埏窆聲類曰埏墓隧也

銑曰櫬親身之棺

別也幽房墓中便房也冥冥窈窈闇深貌

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

善曰司馬

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

期向曰戶墓門也闔閉也燈墓中之燈歸反哭兮殯

宮聲有止兮哀無終

善曰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杜預注曰自墓反虞于正寢

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

是乎非乎何遑趣一

遇兮目中

善曰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鄭玄毛

詩箋曰遑之言往也又曰往也東觀漢記世祖曰虜在吾目中翰曰遑暇趣求遇逢也言想望其儀形何

暇分其是非但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

平聲

濟曰兆

形也逢於目者皆無形兆而寤寐間亦不夢也

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善曰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良曰重曰已矣此
家道謂岳居家之道也爾躬謂妻之身也

蓋新哀之情然耳

銑曰已往也然耳謂如此也

渠懷之其幾何庶無

愧兮莊子

善曰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

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
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
數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向曰渠發聲也
懷思也我之相思情能幾何亦欲斷之於大道無
愧於莊子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鼓缶而歌也

文選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五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

臣

汪彥博

助教

臣

常衡履勘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

吳紹昱

謄錄監生

臣

卹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哀下

宋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諱齊

娥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子劬上侍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

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五臣註同謚曰元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五臣本作二十八日

大行皇后崩

于顯陽殿

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謚

故摠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崩未及有定謚摠名曰大行皇后亦同此義也

粵九

月二十七日將遷座

五臣本作將遷

于長寧陵禮也龍輅

渠縵

離綽

甫

容翟結駟

善曰龍輅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於祖用軸鄭玄曰遷徙於祖廟

也軸輅軸也狀如轉轆刻兩頭為輅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闕軸馬天子畫之以龍也輅音邛程餘征切韓詩曰纆繫也鄭玄儀禮註曰引棺在輅車曰綽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皆有

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轎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
王逸楚詞註曰結連也連驂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驂

兩駢也良曰長寧即皇后陵號也銑曰龍軾凶飾
容翟吉制雖為喪事而同生儀也禮記云天子殯設塗

龍輶儀禮云夷牀軸饌于西階綴繫也引棺在輶車曰
綈周禮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皆

有容連結也驂兩駢皇塗昭列五臣作神路幽嚴善曰
也言將行之威儀也皇塗昭列照烈神路幽嚴皇塗

吉制故曰昭列神路凶飾故曰幽嚴向曰皇塗
吉制也昭烈光明也神路凶飾也幽嚴深敬也皇帝

親臨祖饋躬瞻宵載善曰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
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

而后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輶車辭祖禍也翰
曰祖始行也饋祭也宵夜也載謂始載於庭也飾遺

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善曰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
曰以素絲為纓縫之旌旗以

為文飾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尚書大傳
曰太師奏鸛鳴后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去毛萇詩傳
曰珮有珩璜琚瑀珩音行琚音居瑀音禹濟曰言皇
后組旒之飾有其餘儀珩珩之音盡沈滅矣遺餘淪沈
徂往也凡后妃皆鳴玉珮
后既崩則與其音俱絕也
悲黼筵之移御痛暈
榆

之重晦

善曰周禮大朝覲王設次席黼純又曰司服掌
王后之六服褱衣榆狄鄭玄曰褱衣畫暈者也

榆畫黼者也榆與黼並以招切良曰筵席晦闇也書
云敷重蔑席黼純移御謂改常所也周禮司服掌王后
之六服褱衣榆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褱衣畫
暈者榆褱畫雉者重晦謂將入墓也重幽闇也
降輿客

位撤奠殯

五臣作賓階善曰降輿謂祖載之時柩降於車也
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鄭玄曰舉柩

却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祖於庭儀禮曰屬引撤
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柩車也禮記曰周人殯於西

階之上則猶賓之
銑曰降下也與載柩車也客位西也撤去也奠祭也周人殯柩於西階之上猶賓禮也

乃命史臣累德述懷

善曰鄭司農周禮註曰誅謂積累生時德行賜之命為其辭也向

曰累德后之德也述懷帝之懷也其辭曰

倫昭儼升有物有憑

善曰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又升伉儷之道皆有物象有

所依憑毛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劇秦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翰同善注

自是物理可得憑據也

圓精初爍方祗始凝

善曰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曰天道之

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之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

曰地道方郭璞方言注云爍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濟曰圓精謂天也方

祇謂地也燦明凝

昭哉世族祥發慶膺

善曰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

成也言天地分也發其祥慶膺猶膺慶也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良曰歎皇后族之明盛而有其善福也祥善慶福膺當

也秘儀景胄圖光玉繩

善曰秘其令儀而生景胄圖其容光而升玉繩也廣雅曰圖度

也洮約宋書曰宋有玉繩殿翰曰秘閉景大胄膺也言后在室時閉歲儀形於大族之家及配於帝圖發容

光於玉繩之內

昌暉在陰柔明將進

善曰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

宋有玉繩殿盛也周易曰坤陰物也又曰妻坤道也又曰順而嚴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濟曰昌盛暉光也陰妻位也妻者

法地柔道也將進謂皇后

率禮蹈和稱詩納順

善曰南都賦曰

率禮無違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鄭玄毛詩箋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禮記曰婦

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
夫也 良曰率循蹈履稱舉納受也 爰自待年金聲風

振

善曰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
於父母國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玉振

銑曰同善注
金聲美音也夙早也

亦既有行素章增絢

善曰詩云女
子有行遠父

母兄弟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
象服是
今子曰繪事後素馬融曰絢文貌也 向注同

加言觀維則

善曰詩云象服是宜又曰
言觀其旂又曰柔嘉維則

俾我王風始基

嬪德

善曰毛詩曰
嬪于虞

濟曰覆俾我背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
之

道王化之基又云闕
后妃之德也嬪婦也

惠問川流芳猷淵塞

善曰蔡邕
哀公夫人

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
方
良曰惠問芳猷皆美稱川流淵塞言廣深也

江泳

善作詠

漢載

五臣本作動

謠南國

善曰詩序曰文王之德被于南國江漢之域無

思犯禮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萇曰方澍也銑曰方觀相也謠歌也餘同善注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善曰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憫予小子遭家不造

東都主人曰鴻化惟神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向曰少帝之時也伊惟造成鴻大也用集寶命

仰陟天機

善曰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寶命又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

耀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為此璣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與機同也翰曰謂文帝即

位也寶命即大命釋位公宮登曜紫闈

善曰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

以問王室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魏明帝苦寒行曰脩德乎紫闈八月自懷柔濟

曰謂帝自宜都王升為天子則皇后是釋諸侯之夫人於公宮而為天子之后登光輝於紫宮也古者婦人先

嫁三月祖廟未

毀教於公宮也

飲若皇姑允迪前徽善曰尚書曰飲若

夫之母曰姑尚書曰允迪厥德良曰飲若敬順皇姑謂皇太后也允信迪蹈徽美也言能敬順信蹈太后之

美也孝達寧親敬行宗祀

善曰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父母毛詩序曰

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進思才淑傍綜

圖史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注曰綜理合事班婕妤自傷賦曰陳列圖史以

鏡監也向曰才能淑善

發音在詠動容成紀

善曰國語

鳩曰詠之以中音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翰曰合於詩禮

也壺

反苦本

政穆宣房樂韶理

善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禮記曰古者天子后立

於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方言曰穆信也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台南之詩房中者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韶繼也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也濟曰壺政穆宣謂宮中之政明也儀禮有房中樂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穆和宣明也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善曰韓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良曰謂能法則坤德而成柔順之道又得軒轅星之光彩而德之所屆惟深必測善潤飾焉軒轅星女主之象也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卞蘭太子頌表曰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銑曰届至測度也言后德無遠而不至惟下節震騰上清朧鳥側善曰言后道得宜深而必度也

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崔嵬尚書五行傳曰晦日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鄭玄曰朏猶條達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縮行遲貌向曰下節謂水也上清謂月也皆陰德故比於后也震騰朏側謂皇后將崩之徵也周幽王時三川皆震詩云百川沸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也

有來斯雍無思不極
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服孔安國尚書傳曰極中

也翰曰雍和極中也言后所來所思

之事必盡柔和之理而合大中之道也

謂道輔仁司化

五臣音制善曰韋秀四言詩曰乾道輔仁坤道

作造**莫晰**
尚冲思玄賦曰死生錯而不齊雖司命其不

晰說文曰昭晰明也之逝切濟曰晰明也常言天

道輔仁何主司造化者不明而使皇后至於斯也

象

物方臻眡禋告沴

靈細反 善曰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

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眡禋鄭玄曰禋陰陽氣相禋漸成祥也眡音視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臨

菴不和意也 良曰臻至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眡禋主視袂氣者氣相傷曰沴

也言今至德之代象物方至后崩之徵沴氣斯發也 太和既融叔華委世 善曰太

平也法言曰武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恭邕釋誨曰皇道惟融帝猷丕顯廣雅曰融朗

也委世棄世也 銑曰太和天下和平也融明也奈何當如此之時而皇后收光華棄世上而崩委棄也 蘭

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 善曰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漢

書儀曰皇后稱椒房椒塗室亦取溫暖除惡氣也 向曰蘭殿椒塗后妃所居也言蘭殿取其香也椒塗以椒

塗室也長陰謂長閑之而中戒涼在肆二杪秋即窆音

善曰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為

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說文曰殯瘞也

楚詞曰靚杪秋之遙夜左氏傳楚子曰唯是春秋窆窆

之事杜預曰窆厚也窆夜也厚夜長夜謂葬埋也窆之

倫切翰曰戒涼秋時也杪秋末秋也肆瘞也儀禮

云死三日而瘞也窆長夜也言將葬墓中就長夜也霜

夜流唱五臣曉月升魄善曰流唱挽歌也升魄祖載也

也者鬼之盛也濟曰流唱挽歌也者神之盛也魄

歌流轉也升魄神靈升天也八神警引五輅遷跡善

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轡而軍裝周禮曰巾

車掌王后之五輅也良曰八神八方神也警策而引

哀車也周禮巾車氏掌王噉噉古儲嗣哀哀列辟善曰

后之五輅遷跡謂發行也噉噉古儲嗣哀哀列辟善曰

文選

哭音也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灑零玉墀

兩泗丹掖
善曰劉駒駘玄根賦曰致垂棘以為墀向
灑零兩泗皆淚落也玉墀丹掖皆宮殿之

間也而以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
善曰沈約宋書曰哀策既

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馬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
膺飲淚感今惟昔翰曰哀策既奏帝自益此八字以

致其意馬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
善曰楚辭曰出國門而
悼猶傷也

書曰後徙吏二千石之家於諸陵非獨為奉山
濟曰謂山陵在北也首向也園即山陵也僕人按

節服馬顧轅
善曰楚辭曰僕人荒悴散若流兮子虛賦
曰按節未舒鄭玄毛詩箋曰服中央夾轅

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
遙酸紫蓋眇泣素軒
徬徨良曰按伏也服馬駕馬也

善曰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深以連翩素軒猶素車也
銑曰紫蓋生儀素車凶飾酸悲眇遠軒車也
滅

綵清都夷體壽原

善曰楚辭曰造旬始觀清都漢書曰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

漢書音義曰天子未死呼壽原向曰清都謂生所居也壽原謂葬山陵也滅綵絕其光彩也夷體毀其支體

也夷邑野淪藹戎夏悲謹音喧明盛戎狄華夏悲以競謹廣

雅曰藹藹盛也國語史蘓曰戎夏交梓也翰曰邑野都邑郊野也淪霑謂失其茂盛之色也夷狄諸夏皆號

泣相喧也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濟曰芳座將來有足紀述靈駕既往

不可攀援也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

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武
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
尊為皇后高宗崩改葬柩于興安陵高宗即
明帝也良曰明敬劉皇后諱端惠光祿大
夫弘道女也太祖初為高宗納之卒葬江乘
縣張山高宗即位進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東
昏侯寶卷立改
葬柩興安陵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

五臣
無祔

于某陵

善曰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
七月帝崩東昏即位風俗通曰梓宮者禮

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凡
人呼棺亦為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

柎也合之鄭玄曰柎謂合葬也銑曰以梓木為棺因通名其陵曰梓宮先塋則張山舊陵也孔子曰魯人柎

也柎謂合葬也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善曰至尊東昏也鄭玄周禮注曰奠獻也

饋奠明帝崩未諡故曰某向曰至尊謂東昏侯也高宗未定諡故曰某皇帝薦饋曰奠乃使兼太

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大尉公一人凡大喪則告諡南郊祖謂將行

之祭向曰祖謂將行之祭行宮禮過之宮也翠帟舒阜玄堂啓扉善曰張協

幕蛭連張衡呂司徒詠曰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寢脩夜彌長濟曰翠帟翠幕也舒布阜山也玄堂謂

墓中也啓俎徹五臣三獻筵卷六衣善曰杜預左氏傳開扉戶也俎徹作徹三獻筵卷六衣注曰徹去也禮祭

必三獻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榆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良曰謂祭畢也俎几也徹去也三獻初

獻亞獻終獻也延席也卷去也六衣六服禕衣綌衣綌衣展衣祿衣哀子嗣皇帝懷蜃

衛而延首想驚

煙計

輅而撫心

善曰周禮曰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衛鄭

玄曰蜃車輅路輅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雕面驚

總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銑曰蜃衛蜃車也周禮云安車雕面驚總皆載棺輅車也延首謂望之也撫心

哀甚也痛椒塗之先廊哀長信之莫臨善曰椒塗以椒塗

曰帝祖母為太皇太后其所居曰長信宮也向曰椒塗謂后妃所居以椒塗壁也長信宮漢太后之所居處

謂皇后早崩故云先廊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善曰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顏淵謂子

路曰及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視也良曰展視省也言一身不得於兩處赴喪一時不獲於二所

省視也

旋詔左言光敷聖善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書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于賢晉紀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銑曰左謂左史記言也敷布也光布

聖善謂述皇

其辭曰

后之德也

帝唐遠胄御龍遐緒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

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故云帝唐御龍胄緒末也

向曰劉姓自虞以上為陶

作劉在漢開楚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父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

翰曰後居秦始為劉氏及

漢高升為天子以其弟交為楚王皇后則其後也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

善曰克能柔已

見上文令妻壽母濟清漢表靈曾沙膺慶善曰韓詩曰漢有遊

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也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

史占之曰後五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今王翁鄭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

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良曰同善注言皇后神靈表異慶福膺

當有類於爰定厥祥德音允穆善曰毛詩曰文定厥祥此曾高也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

斯男銳曰厥其光華沼沚榮曜中谷善曰詩序曰采芣美允信穆和也紫夫人不失職

也詩云予以采芣于沼于沚又云葛覃后妃之德也詩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言皇后之德光華榮曜於此也

同注敬始紘紼教先種龍桂音陸善曰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織玄紘公侯夫

人加之以絃綆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
稂之種而獻於王翰曰古者后妃親織玄紵公侯夫

人加之以絃綆綆冕上覆垂者也周禮上春詔王后帥
六宮之人而出種稂之種而獻之於王言此為敬之始

教之先也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善曰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
方之訓如川之流揚雄書曰

賢女馨香芬于蘭茝濟曰睿聖也聖問謂天下相
問聖德也襟胃懷也川流言廣大也蘭郁言芳盛也先

德韜光君道五臣本作臨方被善曰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
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

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東夏干
寶晉紀文帝貽吳主書曰韜神光福德久勞于外良

曰韜藏被及也謂高宗末即帝位時藏光于
下而為君之道以及於人者而皇后內助也于佐求賢

所善本作謂無訛善曰詩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
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

險誠私謂之心
銑曰言皇后
顧史弘式陳詩展義曰

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顧女史而陳詩
向曰
厚下曰仁藏

往伊智
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于寶

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輪曰豐厚在下之

人自不取功是曰仁藏已過往之善物不得知是惟智
也言皇后兼
十亂斯俟四教罔忒
善曰論語武王曰子

有此德也
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
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

曰忒差也
良曰武王有亂臣十人文母居其一斯此
俟待也今世亦待皇后而成其數也四教
思媚諸姑貽

謂婦德婦容婦功婦言也罔無忒惡也

我嬪則

善曰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詒我來年孔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妃化

天下以婦道 銑曰媚愛也諸姑謂先太后也貽遺也嬪則為婦之法則也

化自公宮遠被

南國

善曰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 向曰化教也

言皇后先學而後配於高宗餘同善注

軒曜懷光素舒佇德

善曰光德皆謂后也言軒

曜思大明以增耀素舒佇聖德而分彩也軒轅星名曜星也劉歆有曜歷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

月御也 翰曰軒曜謂軒轅星主女主也素舒謂月亦比后妃也懷光佇德言如星月含懷光彩延道德也

閔子不祐慈訓早違

善曰毛詩曰閔子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苟

氏薨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雅曰違背也濟曰閔子東昏自傷之詞也不祐言天不祐助我也慈

訓謂皇后也早違謂早棄我而崩

方年冲藐懷袖靡依

善曰尚書曰肆予冲人弗及知

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鄭玄曰腹懷抱也

良曰冲幼藐小靡無也言方

年幼小而皇后遂崩何不得依懷袖之恩也

家臻寶業身嗣昌暉

善曰周易曰聖人之

大寶曰位元皇后哀策文曰昌輝在陰至天子之位而已得嗣盛明之時也

銑曰高宗既

位也昌盛暉明也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

善曰楚辭曰蹇將憺兮壽

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向曰壽宮清廟皆祠祭處也寂遠虛空也不可見其神

靈也帝遷明命民神胥悅

善曰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國語祭公謀

父曰至于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翰曰高宗升皇帝位應天明命合神

人之心矣

乾景外臨陰儀內缺

善曰周易曰乾為君為父禮記曰后治陰德

濟曰乾景謂高宗也陰儀謂皇后也內缺謂后崩也

空悲故劍徒嗟金穴

善曰漢書曰宣

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好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

大臣知指曰立許婕妤好為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為金穴

良同善注

璋瓚奚獻禕禕罔設嗚呼哀哉

善曰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

於內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玄曰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又周禮注曰裸謂以圭瓚酌鬱鬯

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裸禕禕皆后服也言皇后既崩曰璋瓚后夫人以致齊也禕禕皆后服也言皇后既崩

以此何獻盡無所設奚何罔無也

馮相告禕宸駕長往

善曰謂明帝崩也周禮曰

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東宮賦曰馮相觀
稷典引曰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也向曰

周禮馮相氏登高臺視天文告稷言高宗崩之
微稷妖氣也宸駕天子駕也長往謂高宗崩也貽厥遠

圖末命是獎

善曰謂顧命令祔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
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尚書曰道揚

末命方言曰秦晉之間相勸曰獎也翰曰貽遺圖謀
也末命臨終之命獎厲也高宗遺我遠謀臨終有所戒

屬於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

善曰豐沛喻帝
鄉也漢書曰高

祖沛豐邑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風
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國包宇宙之弘敞也濟曰豐沛

漢高祖鄉以喻安陵也綢繆相
視貌神京謂齊都弘大敞明也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

扶禹以同壤嗚呼哀哉
善曰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
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

河水之間鮒禹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良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故陋之帝顓頊與九嬪葬于大荒之中

河水之間鮒禹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良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故陋之帝顓頊與九嬪葬于大荒之中

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閒安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

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斷曰金鏹者馬

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髦前銑曰園寢陵廟也言陳列

生時象於廟中輿車也鏹馬飾也松楸謂陵上所栽也

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

門籍田賦曰清洛濁渠向曰謂靈駕出赴於陵也承明門與洛水皆在東京今宋都擬而稱之

繼池

縛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

善曰禮記曰飾棺君三池鄭玄曰懸池於

荒之爪端若今承雷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依柳毛

詩曰造舟為梁翰曰繼接也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懸池於荒之爪若承雷形也緯引輔車也又云飾棺

君龍帷振龍鬚荒通軌謂廣路也造舟浮橋也也言靈駕威儀繼接於廣路浮橋之上也迴塘寂其

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善曰南都賦曰分背迴塘呂氏春秋曰水

泉東流說文曰澹水搖也濟曰言景物助其哀也迴塘曲隄也寂空也東川東流也澹水止貌藉闕

宮之遠烈兮聞續祖管女之遐慶善曰毛詩閟宮曰赫赫姜嫄稷母也烈業也又

云續女維莘長子維行遐亦遠也慶善也言嘗承此者遠之比業同善也始協德於五臣顯

繁兮終配祀而表命善曰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辨亡論曰

趙達以機祥協德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又云采繁夫人不失職也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

妣配地命爵號也 翰曰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
度也又云采蘋夫人不失職也言皇后死於高宗未即
位時也漢書云天地合祭先妣配地言皇
后終加尊謚而為先妣是表明天命也 慕方纏於賜

衣兮哀日隆於撫鏡

善曰東觀漢記云上賜東平王蒼書曰嚮衛南宮皇太后因遇按行

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衣一篋
遺王可視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

叔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絲轉絲繩係身毒寶
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

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
後不知所在 銑曰同善注言是東昏觀皇后舊物悲

推若此也慕思纏
結隆盛撫持也

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鳴

呼哀哉

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
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

其變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向曰同善注言東昏侯慕託此遺詠而增其哀

碑文上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郎中後董卓辟

邕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五臣注同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

善曰漢書太原郡有介休縣翰曰先生

有德之稱

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

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

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虢是滅何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韋昭曰咨謀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虢字也良曰王季文王父也穆親寔實懿美也及文王即位咨于二虢咨謂謀事也而虢叔之後因國命氏或謂郭焉即林宗是其後也

先生誕應天衷聰叡明

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

銑曰誕大數聖哲智篤厚也

夫其器量弘濔

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

善曰黃石公記序曰張良

慮若泉淵濔不可測也
濟曰與濔也已至也言不可測量其所至

若乃砥節礪行直道

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

善曰孔叢子曰魯人有儀公潛者砥

節礪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遽伯玉之行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將待隱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蒼頡篇曰矯正也向曰砥節礪行謂磨礪節行也隱占括度矯直也言占度事理足可以直道行於時也遂考覽

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

微言之未絕

善曰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也論語子貢曰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翰曰探求綜集也圖書也周流謂行也華夏中國也

帝學國學也緯天之文也言考覽六經求集圖緯行之於中國隨集於國學也文武之道將墜失者收之也極

猶脩也微言謂幽微大道之言也

于時纓綏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

影

五臣本作景

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

之宗龜龍也

善曰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綏纓鄭玄曰綏纓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

曰凡帶必有佩玉揚雄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也尚書大傳曰

百川超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良曰纓綏衣冠之飾也紳大帶也珮玉珮也皆

謂在朝百官及儒學諸生所朝服也表所謂立木而有影也景影聆聽也介甲蟲也宗尊也言在朝百官及儒學之士望林宗之德有如人形木表而影所附之聽其善聲如響應相和者亦猶百川以海為尊而歸赴之鱗介之物以龜龍為長也

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

善曰毛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

言淺陋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濟曰衛門以柴木為門扃朋謂重其朋友也勤誨謂勤行訓教於人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善曰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祛猶去也銑曰童蒙謂暗於

義理也賴利祛去也言童蒙之人州郡聞德虛已備禮利其開教以去蔽惑皆知禮義也

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

善曰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辟猶將蹈召也向曰休美也言不應辭皆辭之以疾也

洪崖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善曰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

數人博其子芟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翰曰洪崖仙人也紹繼也巢巢父許許由皆隱

逸人也絕遠翔區外以舒翼起天衢以高峙善曰李陵書曰策名

也軌亦跡也良曰於天衢良曰區方峙立也 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

正月乙亥卒善曰毛萇詩傳曰融長也范曄後漢書建寧靈帝年號也濟曰稟受融長也建寧

靈帝年號也 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善曰毛詩

曰終其永懷毛萇詩傳曰寘置也 銑曰靡乃相與惟

無真致也言無所致念者念之不可及也 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翰曰惟

思也不朽之事 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

謂將謀立碑也 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又曰德音不忘

向曰存德音者亦賴於述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善

碑又言不可廢闕此禮也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善本顯於無窮

善曰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

毛詩曰令其辭曰

於烏休先生明德通玄善曰言其明德而通於玄廣雅

也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善曰毛詩曰有命自天崇壯幽

浚如山如淵善曰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

曰崇壯高也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晉謀

幽浚深也元帥趙衰曰卻叔可

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而敦詩書

翰曰敦重也

匪惟披華乃尋厥根

善曰法言或曰

亦有疾乎曰披我華而不食我實也

良曰披拾也

宮

牆重仞允得其門

善曰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之牆數仞雖百官之富得其門者寡矣此謂夫子道高人不

可及言郭生得先聖之懿乎其純確乎其操

善曰周易龍德而

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洋洋播紳言觀其

五臣本作

高

音告協韻

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播紳先生之畧

百官皆觀仰

棲遲泌丘善誘能教

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

其高德也

文選

十九

洋可以樂飢論語顏淵曰

赫赫三事幾行其招

之邵反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招猶召也

向曰赫

赫盛貌三事謂三公之任也謂上司徒辟為掾也

幾數

也

招辟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善曰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

辟泰太常趙典舉泰有道並不應召或為台

銑曰委

累也

召貢謂舉也謂上舉有道累辭疾不應自保清妙

隱居之理降年不永民斯悲悼

善曰尚書

祖乙曰降年有永

悲傷也

爰勒茲銘摛其光曜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摛布也濟曰摛發也

嗟爾

來世是則是效

善曰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一首

并序 翰曰陳寔字仲弓為太丘令也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

五臣本作許昌人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

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云許昌非也含

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

善曰易通卦驗曰太皇之先興耀含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

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向曰元精大道也期運之數兼資九德揔脩百行

善曰尚書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慮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

也

銑曰咎繇有九德君子有百行

於鄉黨則恂恂焉

彬彬焉

五臣本作斌斌

善誘善導仁而愛人

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也良曰恂恂和

樂貌斌斌文質貌

使夫少長咸安懷之

善曰論語曰老者安者少者懷之

其為

道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

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孝經曰進退

可度濟曰言其道德於時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其進退之禮可為法度也

不徼訐謂以干

時不遷怒

善本作貳

以臨下

善曰論語子貢曰惡徼以為直者又哀公問弟

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翰曰徼徼名訐訐發人罪也干亂也遷怒謂移怒於人

也
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

喜半歲太丘一年

向曰宰聞喜謂為聞喜令又為太丘令也

德務中庸教敦

不肅

善曰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而成

銑曰庸用也言其

行大中之道用之於人其教敦厚不行成肅

政以禮成化行有謚

善曰左氏傳晉卻至

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爾雅曰謚靜也

會遭黨事禁錮

善本

二

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

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

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交不諂上愛不瀆

五臣

下

善曰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翰曰不諂諛順

顏以取上意其施惠愛則均不以其下而慢之

見機

五臣

而作不俟終日

善曰周易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向曰俟待也言事必見幾不待終日而隨事變通也及文書赦宥

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

善曰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懸其車傳子孫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曰告老致仕者也銑曰文書赦宥謂天子詔赦罪人也懸車

謂其所乘之車四門脩禮閑心靜居

善曰尚書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良曰四門四方門也閑閑也言當時在位者皆欲徵賢於四方而備脩束帛之聘聘先生先生閑心靜居終不復應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

善曰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

欲特授以不次之位寔謝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

使者濟曰何進袁隗也

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勲

善曰應劭

洪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
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
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三公也漢書曰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翰曰特表謂獨出常調
擢用之也常伯今之侍中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皆帶
金印繫以紫綬言此可以光國家大功也勲功也

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

善曰列子林類曰吾老無

妻子死期將至向曰不就所辟而謂使者云絕仕
宦之望已久今但整飾衣服待期而終也至赴也
弘

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

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位之負

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寮畢賀賜
等嘗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也衮職謂三公也
銑

曰同善注舉手謂指麾百官也躋登也臧文仲為大夫知柳下惠賢而不舉之孔子以為竊位楊陳二公慙負此名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也

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

善曰范曄

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良曰顧命謂遺令也留葬所卒謂遺令葬於

所卒之地也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

善曰周易曰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巖數知名

失聲揮涕

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揮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

揮之

大將

五臣本無大

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

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慙新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

姜于時靡憲播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善曰

後漢書曰何進遣使弔祭鉤命決曰五嶽吐精宋均曰

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緯有考靈曜左氏傳

孔丘卒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予一人以

在位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

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漢書有儒林傳翰曰將軍即何

進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故以

比之也靈曜謂天地也純和也慙傷也俾使也遺老老

臣也言上天不傷惜此老臣使屏我天子而死也孔子

將卒而歌曰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壞則崩也哲智

萎死靡無憲法也言智人既死于今時無可以為法則

也傳曰郁郁乎文哉善曰論書曰洪範五臣本九疇彝

倫攸叙

善曰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文為德表範為士

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

銑曰言存亦以文範教訓於人而沒後以為號亦為宜也

三

公遣令史祭以中牢

銑曰中牢羊也

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

君命官作誅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

善曰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信命

世之才
曰赫盛也

銑
含光醇德為士作程

善曰孔安國書傳曰醇粹也毛萇詩傳曰

程法也
醇厚程法也

良曰
資始既正守終又令

平聲協韻五臣本作有令側聲善

曰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曰犬戎率舊德而守終純固濟曰令善也言始資正道終有善名也

奉禮終沒休矣清聲

翰曰奉禮終沒謂奉先聖禮教存約儉而葬也休美也

遣官

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

向曰刊刻也

府丞與比縣會葬

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司空又

曰韓融字元長獻帝初官至太僕

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善曰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升布

鄭玄曰謂之總者縷細如絲也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

遠近會葬千人以上河南

尹种

蟲

府君臨郡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翊潁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翊為主簿迎之

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即拂也

追數功德述錄高行為

遠近鮮能及之

良曰遠近古今也鮮少也

重部大掾以成時銘

善曰重直

用切部內大掾為銘也

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

五臣作也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乃作

銘曰

我我崇嶽吐符降神

善曰上林賦曰南山峩峩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翰曰言此

五岳之精吐其符應降其神靈乃降生也

於皇先生抱寶懷珍

向曰於皇歎美之辭也寶

珍喻道德也

如何昊穹既喪斯文

善曰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銑曰昊穹天也斯文謂先生也謂其有文德故也

微言圯

乎絕

來者曷聞

善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幽通賦將圯絕而問階論語曰焉知來者

之不如今也良曰微言道也

交交黃鳥爰集于棘

善曰

毛詩國風大喻仕於亂時也濟曰交交小貌黃鳥詩篇名哀三良也言其藐小集於棘林得其所也喻人以其所也
壽終亦得
命不可贖哀何有極善曰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命有分一死不可以重寶財以
贖取生人哀者何有窮盡也

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

善曰蕭子顯齊書云王儉字仲寶瑯琊人也幼好學手不釋卷為中書監薨五

臣注同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

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 銑
曰太上謂上古有道之君也

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

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

善曰

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
曰人之云亡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
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
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
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沒魏
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餘風也 良曰鄭子產卒國
人皆泣孔子聞之歎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孔子但歎之
不泣也又云泣者增飾也隨武子趙文子並晉大夫也
隨武子卒葬於九原之上而諸大夫卒者皆同葬於此
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可起吾誰與
歸者叔譽曰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與隨武子且武子
利於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此則趙文子懷其

餘風也言於彥回之德亦此二人故云見之也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

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善曰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

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少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國于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

故殷遺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段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左氏

傳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上而命之氏濟曰微子殷紂兄也有至仁之德武王既滅紂至成王

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也宋段宋共公子為褚師以功高因官命氏遂為褚氏也褚師掌市之官也爰逮

兩漢儒雅繼及善曰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為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禧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

聞廣見聰明智達翰曰爰於逮及魏晉以降奕世重也褚禧亦為儒官繼及謂相繼不絕

暉乃祖太傅元穆公

善曰魏代褚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侍中衛將軍薨贈太

傅元穆侯

向曰魏之大臣無褚氏

德合當時行比州

壤

善曰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時莊子曰行比于一深識

臧否不以毀譽形言

善曰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

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良曰臧善否惡也毀者以惡言談

人譽者以善事說人言穆公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

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盈若沖字林曰沖猶虛也濟曰亮信采事也沖虛謂虛懷接士也可

謂婉而成

五臣本

章志而晦者矣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

而晦婉而成章 翰曰婉曲章明言屈曲行物 而能明其政事有其明志而不自矜故云悔也 自茲厥

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粟川嶽之靈暉含

珪璋而挺曜

善曰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劉歆移太常博士曰聖帝

明王累起相襲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禮記曰珪璋特達廣雅曰挺出也 向曰川岳

皆聖靈之精也珪璋美玉也挺出曜光也和順內凝英華外發

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而

英華發外 銑曰凝止也內謂心思也外謂言語形貌也

神茂初學業隆弱冠

善曰禮記

曰二十曰弱冠 良曰言公神氣俊茂在於初學之年學業至盛在於弱冠初學謂年十歲也弱冠謂年二十

歲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

五臣本作閨

庭

善曰張叶白鶴頌曰經仁緯義

王隱晉書曰汜勝之穆敦九族恭邕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濟曰言其以仁義為經緯也敦重親穆於閨

庭之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善曰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鄭

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寓又寧翰曰金玉聲喻名譽高也寥亮聲高貌區宇天下也孝敬

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善曰毛詩序曰成

士傳曰山濤淳深慎嘿尚書曰率由典常禮記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

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向曰言父子逍遙乎文雅

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五臣本作圃善曰劇秦美新

樂之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善曰音徽即

場徽音也毛詩

曰太如嗣徽音 銑曰徽美也言德音既善必潤於物故比之春雲也

韻字弘深喜愠莫

見其際

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良曰韻字猶

器量也愠怒也際涯畔也

心明通亮用人

五臣本無人

言必猶於已

善曰王命

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已 濟曰亮信也用人之言若用已言也

濟

汪汪焉洋洋焉可

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往

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

濁不可量也

翰曰汪汪洋水

袁陽源才氣高奇綜

覈精裁

去聲

善曰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榮緒晉書曰呂安才

氣高奇又曰荀顗綜數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漢書左
朱零曰范滂精裁猶以利刃斷腐朽向曰袁陽源時

為吏部郎言其主司理考人士才器精
麤體裁言將選公為駙馬以尚公主也
宋文帝端明臨

朝鑒五臣本作覽賞無昧善曰鶡冠子曰所謂命者靡不在君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

以人為本者也班固
成帝贊曰臨朝淵默
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

家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銑曰言文帝定婚欲以公主妻公

也
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晋姻武子方

斯蔑如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後尚公主三輔決錄曰平陵實叔高以經術稱摯虞曰

叔高名玄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
絕眾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焉叔高

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毛萇詩傳曰蔑無也良曰漢有竇叔高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而叔高儀貌絕衆天子愛之以公主妻焉晉有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晉武帝嫁以常山公主言二人方之褚公蔑如也釋褐

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

善曰楚辭曰滄浪之

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濟曰濯纓洗濯其冠纓以清潔登朝而事天

子冠冕在首者喻其以道德為世之首

升降兩宮實惟時寶

善曰陸機謝內史表曰官

成兩宮尚書曰所實惟賢翰曰升降上下也兩宮謂天子太子宮入天子宮則為上入太子宮則為下也

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

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舍孳

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左
右商王向曰具瞻台衡並宰相之位也範法著盛也出

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

文天閣

善曰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令曰祕書郎掌三閣經書三輔故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

藏祕書

銑曰贊佐也槐庭三公位也謂為太宰參軍是為佐道也司主也言主文史之任於天祿之閣也天

祿書閣名謂

祕書丞也

光昭

五臣本作照

諸侯風流籍甚

善曰韓詩外傳曰為人君

者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天下願焉習鑿齒晉陽秋曰

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馬漢書曰

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良曰言其以父憂去

風美之聲流于天下籍甚也籍甚言多也

職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喪過乎哀幾

居

將毀滅有識留

感行路傷情

善曰周易曰喪過乎哀孝經曰毀不滅性說文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

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濟曰幾近也留感謂

多感也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闋終也禮記曰王恪居官次智效惟穆

善曰左氏傳曰公鉏然之敬恭

言如絲其出如綸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效一官

翰曰中書侍郎掌知天子詔令宣之於外言王言初出如絲之細宣布於

外如綸之大綸纍纍也

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

選妙盡國華

善曰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考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淑

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

教敷五典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光華也向曰冠首也列蕃謂

諸王也越將敷布邦國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

郎執銓以平善曰韋昭漢書註曰銓稱鍾聲類曰銓所以稱物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詔曰選曹

銓管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善曰臧人材

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為尚書郎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

以楷為吏部郎銓曰晉朝裴楷王戎並為吏部郎清而能通簡而能要言二君美跡復居於此泰始

之初入為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

王途尚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善曰裴子野宋略曰壽寂之前刀少帝延湘東

王升御坐立為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天步初夷
謂弑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作
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鵠尾洲遣淵
詣軍選將帥以下勲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邕劉寬碑
曰統父三軍以清王塗荅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
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衣冠謂朝士也范曄後漢書崔曄奏記曰宋光衣冠子
孫爾雅曰輯和也緝與輯同良曰太始宋明帝年號
也不移朔謂不經一月也濟曰天步謂天下也夷平
途道也元戎兵車也啓行戰也衣冠朝儀也緝理也

內贊謀

莫浮謨

莫胡

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善曰東觀漢記

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李重集曰為選
部尚書其箴曰銓管人流品藻清濁孫子兵法曰水因
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
殊流雅鄭異調翰曰贊助也謀謨謂謀議國事也康

安也流品百姓百官也制勝既遠謂平天下亂也也涇渭猶分別也言分別功勲厚薄於此明也賞不失

勞舉無失德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楚軍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向曰有勞必賞有功必舉也

績簡帝心聲敷物聽

善曰崔駰武賦曰假皇天乎簡帝心尚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

聽功也敷布也事寧

良曰謂兵戈之事寧也

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

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祇之秩封雲都縣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善曰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尚書王曰惟

乃文考庸庸祇祇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漢書豫章郡雲都縣濟曰帷幄謂為謀策也膺當庸

用祇敬秩序也言當用敬其大功有此次序故封以雲都縣伯也

既秉辭梁之分

五臣本作

介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

善曰國語曰惠王以梁子魯陽

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恐子孫之有貳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歿懼子孫之以梁乏臣之祀也乃與魯陽賈達曰惠王楚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巫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穢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漢書曰井方一里

翰同善註

久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

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

善曰國語曰

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黜謂趙簡子曰大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

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
典又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又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
向曰獻替謂獻其可行之理廢其不可為之事也均同
也庸用也仲山甫周之賢臣能補闕王事言褚公同仲
山甫之功也緝熙光明也王旅天子之衆也方叔
亦賢臣也言光明天子之衆兼同方叔之美望也

丹陽

京輔遠近攸則

善曰漢書曰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
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尉更名

右扶風是為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
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

四方之中正也濟曰丹陽郡吳興衿帶實惟股肱善
名京輔言近帝都也攸所也

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
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良曰吳興郡名

言在都之南如人衣之衿帶也股肱
謂手足言此郡要害如人有手足也
頻作二守並加蟬

冕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

蟬

濟曰頻作丹陽吳興二郡太守蟬冕侍中冕也言作此二郡皆人加侍中也

政以禮成民

是以息

善曰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翰曰人皆得禮義之政安息無競也

明皇不豫儲后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

善曰沈約宋書曰太宗明

皇帝諱或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主上幼冲毛詩曰貽

厥孫謀以燕翼子向曰明皇宋明帝也不豫言有疾也貽厥謂後嗣也寄託允信屬在也言明帝有疾太子

幼小而後嗣之託信在時望欲使公輔少帝故也

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

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

善曰賈子曰視有四

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外寬內直遽伯玉之行也銑曰理有不正者端其條流事有不平者施

以權衡也言其於事平如秤稱弘二八之高暮宣由庚馬外謂言詞威儀內謂心慮也

而垂詠善曰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良曰二八謂舜舉八元八愷也暮

議也由庚詩篇名也言萬物皆由其道而得其性也太宗即世濟曰太宗即明帝也即世崩也遺

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

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善曰左氏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詩小雅文也翰曰往謂明帝也居謂少主也允合亮信也

秉執均政維繫也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善曰左氏傳曰隨武子曰

為教為太宰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
向曰象物禮也
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

君子以為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

伯者也

善曰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孟子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

克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
銑曰太階星三公位也

尹正也言公為政於天下而君子美之亦如魯欲使樂正子克為政孟軻喜而不寐言其好善而進賢也
晉侯

賞士伯瓜衍之縣羊
舌職悅之以為當也
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

則至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
朝議

以有為去為平之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准

善曰禮記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賦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伯禽有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漢書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丞相及母既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良曰魯侯伯禽遭喪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此蓋有所為為之也武法也漢丞相翟方進遭喪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憂國家事准法也朝臣之議欲使褚公從此准法也

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

已弘化

善曰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敦勉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苟悅

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尚書曰三孤貳公弘化濟曰敦勸也事不我與謂固辭不免也屈已謂屈

禮也弘化謂弘天子之化也

屬值三季在辰戚蕃

五臣本作藩

內侮

善曰國語

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宜哉章昭曰三季桀紂幽王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稱兵內侮翰曰三季謂夏殷周之

末世也辰時也言少帝之世禍亂如三季之時也戚藩謂諸王也侮猶亂也

桂陽失圖窺窬

神器

善曰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江洲刺史及太宗晏駕主幼時屯遂舉

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蠡至杜姥宅宮省怖擾於是城內外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琨勸進表曰狄寇窺窬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窽與覦同向曰桂陽王文帝子也圖謀也窺窽謂有

纂逆之心也神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善曰

生詩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汪流曹子建責躬詩曰建旗東岳子虛賦曰岑蓋參差日月蔽虧銑曰

言將軍出征桂陽王也鼓棹謂行舟也振蕩出江派而挫動也蔽虧言旌旗多而蔽障日月之光也

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善曰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曹植任城王誄曰矯矯元戎雷動雲徂

楚辭曰雷動電發良曰分沅曰派鳴控弦於宗稷流風翔言行疾如飛也雷動言威猛也

鋒鏃於象魏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宗社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

曰秦社稷宗社之稷周禮曰太宰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五等論曰鋒鏃流乎絳闕濟曰鳴控絃謂用弓也宗

稷謂宗廟社稷也鋒劍戟之屬也鏃矢也象魏天子闕也言賊徒至宗廟社稷闕下也雖英宰臨

戎元渠時殄而餘黨實繁宮廟憂逼

五臣本作偏善曰英宰謂齊王也

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帝詔曰實賴英宰淵謀尚書曰殲厥渠魁餘黨謂杜墨蠡也翰曰英宰謂褚公

也戎兵也元渠謂惡逆之首也殄滅也言雖惡首已公滅餘黨尚多在於帝城攻劫宮廟猶有憂懼逼迫也

乃摠熊羆之士率

五臣無率

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

亂

善曰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國語曰召康

公曰天子聽政忠臣盡規熊羆言猛烈也克能也寧安也

向曰康國祚於綴旒拯王

維於已墜

善曰公羊傳曰君若贊旒然贊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銑曰康安也綴旒冠上垂珠

以喻危也拯救也維綱維也

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

善曰

太祖齊王也銑曰太祖高皇帝裕也仁公即祐公也翼輔也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

之器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救鄭軍過申子及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

也杜預曰器猶用也銑曰詳審也言有賞德有刑罪必審而後行禮義為人所信此可謂戰之器用必勝之

道以靜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

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善曰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無不利撝謙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晉起居注安帝詔曰灑落成勲固秉謙挹良曰班劍謂執劍而從

行者也弗有謂不受此賜而堅固其志以執撝謙退讓之道也秉執挹讓也改授侍中中書

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

齊如初濟曰此褚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善曰莊

公嫡母吳郡公主也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

赤子而趣何與林回曰彼以義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

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翰曰義顏丁之合禮二連之

善喪亦曷以踰善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

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

大連善居喪三日不忘三月不解向曰曷何也踰過

也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彊臣憑陵於

荆楚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

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詞注曰謝去也沈約

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淫亂尚書曰商王

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沈約宋書曰荊州刺

史沈攸之便有異志左氏傳鄭王子伯駢曰今楚憑陵我城郭銑曰天厭宋德言大亂也宋水德王故云水

運謝盡也言水運告盡者謂宋祚盡彊臣逆亂之臣也憑陵勇暴貌也荆楚謂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也楚

荆州

廢昏繼統之功龕

五臣本作戲

亂寧民之德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

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暴虐稍甚及廢羣公集議袞聚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公無

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父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

乃定順帝立檄太常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鯀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

大戡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也良曰廢昏廢少帝也繼統謂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

潘岳賈充諫曰使夫疑廟定於神筭濟曰雖無受脤贊佐宏大規模筭計也言有神祕之計策也

慎

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

善曰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莊子仲

尼謂楚王曰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慎子注曰甘寢安寢也

翰曰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

執膳戎有受脰脰祭肉也言天子遣將必賜其胙肉也言其雖無此受脰之功亦有甘寢秉羽之功楚孫叔敖

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也羽舞羽也言其但安寢以脩禮樂而有折衝千里之勝

乃作司空山

川攸序兼授衛

五臣本

軍戎政輯

集

睦善曰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地居

民山川沮澤也牽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閑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卒秉輯睦事不奸矣向曰司空

以度山川居其人也攸所也言其有所次序也戎政軍陣之法也輯集也睦和也

既而齊德龍

興順皇高禪

善曰沈約宋書曰順帝諱准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廢帝殞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四

大

大

大

大

年禪位于齊帝遜位于東邱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向曰齊太祖蕭諱道成受宋禪即皇帝位順皇宋

順帝禪謂讓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善曰周易位與齊也曰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良弼曰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匡贊佐也

諧允正徽猷弘遠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曰君子徽猷小人與屬濟曰弼

輔諧和允信徽猷道弘大也樹之風聲著之話胡言善曰左氏傳君美猷道弘大也怪言子曰古之王者

並建聖哲樹之風聲著之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

奉魏晉善曰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臧榮緒晉書曰裴秀字季彥

河東人也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向曰稷契二臣名佐舜禹以致

和平之化也魏臣荀攸為尚書令晉臣裴秀為左光祿大夫並有大功於國自非坦懷至公

永監崇替

善曰國語藍尹壺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

終也替廢也銑曰坦孰能光輔五君黃亮二代者哉

平監視崇興替廢也

孰能光輔五君黃亮二代者哉

善曰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晉范會之德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宋文

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終言之尚書曰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銑曰五君謂宋文帝明帝順帝齊高帝

武帝也黃敬亮信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

也二代謂齊宋也

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

邦教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

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曰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

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良曰齊建元中改封南康郡公進位司徒故云大啓南康中鉉則司徒之位也膺受也時受土宇謂封南康公也固辭邦教謂再讓司徒也司徒掌邦教故云固辭邦教也今之尚

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冢司而任隆於百辟善曰蕭子顯齊

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冢司三公

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濟曰此又加授尚書令也周官冢宰掌邦教之理也則與今尚書令同也雖品序輕

於三公而任已盛於百官也秩善整遂冲旨改授朝端曰

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冲旨降損盛制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翰曰冲深旨意

也言受尚書令贅遂天子深意旋改通無異言遠無異授司徒以為朝臣之首也端首也

望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是以通無異言遠無異望向曰愜衆心故也

帝嘉茂庸重申前

冊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銑執曰嘉善茂盛庸功也重申前冊謂復將授司徒也

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

善曰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

禮五吉凶賓軍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良曰

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八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

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

不恤之刑七言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罕希也言罕

用者寬而中也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

出陪鑾躡入奉帷殿

善曰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鄧耽郊祀賦曰伊皇母以延慈孝經

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

帝諤顧情同布衣濟曰績功也康衢道路也延招哲

智后君資用也能聘功於道路慈愛於聖君義在用謹
敬之心與君相親如布衣之交也出則陪帝居入則奉

帝帷殿也鑒天子
法駕也躡跡也

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

善作杼古序
五臣作序

之祕寶

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晉書庾峻曰知足如踈廣在列位而居東野東

野未詳一曰雉書零淮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
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國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

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為杼古序字也以是圖緯故曰
餐餐美也 翰曰舜彈五弦琴以韻南風之詩言其仰

奉明君如仰舜德故也餐猶美也顧命云天球河圖在
東序此寶器帝王之美瑞故致在東序美聖明之時故

託美此寶野當為序此 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
云野者當書寫之誤也

之夕 善曰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王庚思
逸民賦曰左披文以邁話講六藝之宏敷毛詩曰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向曰雅正也披參以酒德間以

琴心

善曰劉伶有酒德頌列仙傳曰消子作琴心三篇

暖有餘暉遙然

留想

善曰暖溫貌莊子曰暖然似春暹然流想所慮者深也良曰暖光也餘暉天子恩光及之遙遠也

留想謂遠想安危之理君臣相戒也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

善曰言君

垂恩有如冬日而臣戒懼常若秋霜鄧析子曰為君者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苟悅中鑒曰主怒如秋霜良曰冬日之溫謂君恩及之柔和而愛也肅肅焉穆穆焉

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一

善曰肅肅敬也國語武肅肅敬也國語武

公伐翼叔哀侯止藥共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令子為上卿辭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

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濟曰肅肅敬也穆穆美也言臣敬其

君君美其臣也於是見其人事君事親愛敬同如一謂親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生非教不成雖在三如

一太祖升遐綢繆遺寄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崩遺詔以淵錄尚書事禮記曰天子

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升遐也曰升遐天子崩也避言其死故言升遐若升仙而遠游

者也綢繆密意也遺寄謂詔託公後事以輔帝室也

以待中司徒錄尚書事

五臣無事

稟王几之顧奉綴衣之禮

善曰尚書顧命曰王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又曰出綴衣於

庭越翼日王崩向曰周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將顧託後事王憑玉几以告命焉綴衣幄帳也言褚公羣后

既退徹出幄帳于廷也亦奉此禮以輔少帝也稟受也

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

雍熙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為教為太宰擇楚國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銑曰皇大雍和熙

廣內平外成實昭舊職

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又

展禽曰桓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

增給班劍三十人

善曰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二

十人持劍焉

良曰內執權衡以平外則奉成其政實所謂不曠其官昭明舊職也

物有其容徽

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

善曰左氏傳膳夫屠蒯曰事有其物物有

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

濟曰徽美章明也言旗之章也又曰以為

其能備行禮物皆有容故美道明德於此信矣又位尊志滿而能卑禮於人居高慮危心思退下謂欲告病而

也
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起世

之尚

善曰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也 翰曰陳

請也言疾病請退退歸也朝廷謂天子也重難也旨意也言公請退位而天子難違謙光之旨故用申超世高

尚之事遂 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向

曰言以此 景命不永大漸彌留 善曰蔡邕楊公詩曰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尚書

官退歸也 曰降年有永有不永又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

彌留 銑曰景大永長也大漸彌留謂病甚也 建元

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於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

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

五臣本作祀

晏嬰既往齊君趨車

五臣

本作齊侯超車

而行哭

善曰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

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祔之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公擊駟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耶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良曰棘甚也衛有太史柳莊疾甚衛公當祭於廟聞之輟祭而視之齊有晏嬰死齊侯外游而聞之下車行哭也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

五臣本作臣

恠

恠

慟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善曰鄭玄禮記曰恠恐也言萬國同戚豈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濟曰聖朝天子也震動也羣后謂百官諸侯也恠恐也言楮公亡天子驚悼於上百官及天下

諸侯皆恐動於下豈如柳莊晏嬰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

如故給節羽葆鼓吹五臣本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簡

禮也

翰曰節信也貴臣行者以執之羽葆以鳥毛為幢隨柩之儀飾也班劍木劍無刃假作劍形畫之以

文故曰夫秉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

五臣本作身善曰莊子曰夫

秉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之祖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向曰秉據也言人

據守其德以處於時萬物不能害其貞正之心也

虛己以游當世不能擾其度

善曰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為怒人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銑曰虛

已謂自下其身而遊於世當世之人何能亂其度量擾亂也

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

於彼我然後可

五臣本有以

兼善天下聊以卒歲

善曰淮南子曰夫貴

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莊子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

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何暇至乎

人貴人賤哉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良曰

條風東北風也淮南子云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時過言不常也心忘其榮辱者則不以彼辱為辱不以我榮

為榮言齊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善曰

也卒終也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葦宇營丘園周易曰無祇悔濟曰經理圖謀式用祇大克能也言理事於始謀

身於終用免大悔者誰云是以義結君子惠露庶類言能備此事褚公實有之

象所未形

五臣本作刑

述詠所不盡

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

謝慶緒答郝敬書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向曰庶衆也公之美德言而狀之者非所能見也述以詠之

者非所能盡也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舍哀清暉之眇默

善曰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傳咸贈何劭王濟曰二離揚清暉眇默遠貌也楚辭曰路眇眇兮默

默銑曰感流川日夜不舍亦如人命一盡不餐輿誦

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良曰餐聽也輿誦謂輿臺賤者之言也丘里田里之間也春秋云鄭子產為政輿人誦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雅詠謂韻其德音之聲也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

善曰禮記衛孔悝鼎

銘曰公曰叔舅子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韋昭曰景鐘景公鐘濟曰衛大夫孔惺有大功銘之於鼎垂文則銘之字也晉大夫魏顆死銘功於景鐘則法也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彌衡顏子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翰曰言故吏仰公之德比之高山而仰之刊刻也玄者石之色也表見也其辭曰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

善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注曰辰星房星也春秋元命

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齊水德故曰辰精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昂星精生于豐通於制度毛詩曰長發其祥向曰辰星主水也感運謂齊水德也蕭何稟昂星而生齊帝則蕭何後也先言齊

帝者欲明君臣相合之義

元首惟明股肱惟良

善曰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臣感昂

宿以生故曰惟良也尚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良善也

天鑑

作五臣監璿曜踵武前王

善曰言君能鑒照璿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

受禪也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琬與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曰及前王之踵

武良曰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曜也踵繼武跡也前王謂先代明王言齊能監七政之道繼

跡前代欽若元輔體微知章

善曰言臣能敬順元輔大之義體微知章而匡贊

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涿邪山文曰眈眈將軍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

輔即褚公也言其體幾微永言必孝因心則友

善曰毛詩曰永

言孝思孝思惟則毛詩曰因心則友
翰曰孝友之道因心而生不在於外也
仁洽兼濟愛深

善誘

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此仁之情也
向曰誘進

也觀海齊量登嶽均厚

善曰班彪覽海賦曰觀滄海於
茫茫海賦曰爾其大量也莊子

曰淵淵乎其若海也郭象曰容恣無量也法言曰登東
岳而知衆山之迤邐莊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

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
高海淵之為大銑曰言其道德深高如觀海登岳齊

均其器量
厚德也

五臣茲

五臣本作兼

六八元斯九

善曰呂氏春秋
曰武王之佐五

人高誘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蘓公忿生也
潘岳魯武公誅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

茲六良曰周有五賢臣兼褚公此為六
也堯有八元亦賢臣也兼褚公此為九也
內暮帷幄外

曜台階

善曰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惟幄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

也上階為天子女主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顗曰三

公上應三台濟曰蒼籌策也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善曰

國語蔡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肅翰曰肅成也懷來也女王賡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風之偃如樂之諧

善曰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

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光我帝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向曰諧和也

典緝彼民黎

善曰劇奏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銑曰緝理也

率禮蹈謙諒實

身幹

善曰南郊賦曰率禮無違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王弼曰履道尚謙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

左氏傳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良曰臨履也諒

信也幹用也言信實之行用之於身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善曰尚書大傳

得乘朱軒衡館衡門之館也濟曰言其道尚幽閒而屈跡來仕也朱軒貴士之車也衡館衡門也謂隱逸處

橫木為門也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善曰

何休碑曰辭述川流文章雲浮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翰曰眇眇深貌玄宗道也萋萋草盛貌言辭翰

盛如草華也言好道義如川流也萋萋草盛貌言辭翰也文章之盛又若霧散言多也嵩構云頽梁陰載缺善

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向曰嵩山中岳也梁陰梁木也載則缺壞也言褚

公亡如高山之頽德猷靡嗣儀形長遞五臣本作逝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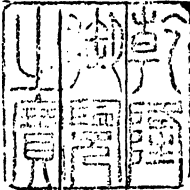
陸梁木之摧折

曰德猷令德微猷也儀形容儀形體也鄭玄春
秋緯注曰遞去也銑曰猷風也靡無逝往也惓惓餘

徽鏘洋遺烈善曰楚辭曰心惓惓以永思良曰惓

而彌新用而不竭善曰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

言其美德遺聲久而益
新用之者不可窮盡也



文選卷五十八